

國存稿卷之十八目錄

序三

羊鶴山人壽序

黃子潤六十有一序

紫氣瑤池圖序

黎明字八十有一序

黃太母朱夫人六十有一序

陳太母丁夫人八十有一序

鄧太母劉太夫人七十有一序



李母駱太孺人七十有一序

韓太母謝鍾太夫人雙壽序

尚太母謝太夫人壽序

蕭太母歐陽太夫人七十序

尹用平年兄八十有一序

韋參知壽序 參知紫雲洪公壽序

郡司理嵩輪吳公壽序

望雲周老公祖壽序

壽歸扶初八十有一序

西園存稿卷之十八

羅浮張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漢來孫國樞補闕

序四

羊鶴山人壽序

山人非山人也世居羅浮山下曰直村自其王大父始以貲而徙東坡先生故居白鶴峯間左為北門車氏蓋老而避地廼卜五羊之君居焉常自稱為羊鶴山人不忘舊也客曰獨忘羅浮耶山人掉首秩祀於江者不敢及海吾儕小人獲以餘年而

徜徉鶴峰羊城間所願畢矣瞻彼羅浮有西園公
在其誰敢啓疆西園公者山人之妹倩張子萱也
然山人常舉於鄉一仕爲名廣文再仕爲名令尹
三仕爲名大夫移居五羊復爲五羊衣冠祭酒故
曰山人非山人也今山人七十有一矣冬季月十
有七日爲覽揆之辰五羊諸衣冠欲觴山人於珠
海之上山人復掉首吾不能舍舊而新是圖迺
還鶴峯過羅浮徘徊江上不忍去於是西園公令
子若孫以四百三十二君之命介里中諸縉紳先
生而觴山人曰他鄉就我三春色故國移居見客
心此杜少陵有所感而云然山人讀而喜之常倩
西園公書於座右者也山人之客心見矣雖然故
鄉獨無春色耶夫東坡先生之北歸也欲居陽羨
而瑞草橋西數形咏嘆卒不果其師歐陽永叔穎
上一居龍岡絕跡君子譏焉竊爲山人疑之西園
公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五羊蓋有安期生
云安期生故稱阜鄉人嘗賣藥東海又嘗以策干
楚項羽不能用迺跳身而居五羊菖蒲澗中卽神

僂者流亦避地如此故其言曰不與天爭時不與地爭利不與人爭處夫惟不爭故能長生羅浮之陽鶴峰之陰其俗爲氣多上人君子兢心小人競力五步之內皆爭府也一栢之羹皆爭具也齷齪狃狃日夜無休時即其人十百而一遐齡亦往往五情爽惑饑色黥黥未有不營營求生戚戚憂生者此何以故非強不爭非暴不強故語曰堅強者灰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而安期生之弟子李少君者亦告漢武帝曰氣暴則神傷神傷則生耗此皆

不爭之說也山人性簡澹生平不立城壘自少而壯壯而老與人無爭又數稱詩嘗有梅花百咏及集杜若干卷行於世投老而歸朋舊日彫文酒日濶卽衡宇相望誰可相與析疑義如陶元亮者故益不自樂迺跳身而居五羊五羊諸人士數稱詩者無不睽就山人謂得山人晚也蓋舍者讓席煬者讓竈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矣是以心志日愉懌神情日酣暢五官之用不少衰而迺今以壽特聞此不爭之效亦避地之效乎余初罷歸山人輒

數相握手爲偕隱五羊之約時先太安人重遷不能以一日養暫離膝下今少山人十有二歲一返初服還故里雲霧日砭於視雷霆日亂於聽雖子華之客其技單矣而蒲柳之姿未老先衰未嘗不悔恨爲小人懷土不能如山人之避地蚤計也諸縉紳先生輾然曰西園公之言辯矣山人且欲得西園公偕隱五羊西園公難於得山人偕還故里乎四百三十二君聞而大笑之無以爲也山人好長生家言數從海上異人得李少君黃白之術安

期生已天路坐相招矣異日卽五羊之宅且白日拔之安問羅浮又安問鶴峰諸縉紳先生廼再拜稱觴山人自愛聞之李青蓮僊人綠雲上白道安期生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山人誠不忘舊乎金光草幸貽數枚拜賜弘矣西園公拱手而退諸縉紳先生皆絳臺金關中人故一聞金光之草爭欲得之西園公慧業雖存凡骨難換弟語山人寄聲赤松先生張子房四體方勤未能辟穀卽安期生以金光草至亦還之

西園存雅 卷之十一
山人令徧貽諸縉紳先生不敢爭也故再拜受簡
爲羊鶴山人壽紀復令子若孫旅進稱詩以券山
人之壽如此山人名鳴時一中其字

壽黃子潤六十有一序

海豐海濱之鄒魯也廐臺公故爲海豐鼎族以詩
書世其家先余上公車凡七年余獲以兄事廐臺
公於長安陌上得錢相覓沽酒不疑者數矣自廐
臺公以萬曆壬辰分郡武林余亦多浪遊不復相
聞問同人韓叔捷叅知嘗權武林得廐臺公所爲
佐郡及佐權諸治行以語余最悉蓋三十餘年往
矣余罷郡歸又數從同人蔡明府可慰書郵中問
廐臺公眠食而可慰數不見蒼豈彼此皆懸車却

掃卽闕左右不相往來邪一日熙臺公之懿親文學李君宗實偕公之貽厥曰世美者以重幣至授簡迺知熙臺公久捐賓客而象賢子潤紹箕裘荷堂構甲子且周矣劉將軍廷翰亦以書來此下邑所稱翩翩佳公子也載在惇史西園公能無家集賢肅機獨秀武抱絕倫之詠乎余謝不佞語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余於子潤不能如薛功曹之從陳仲舉阮步兵之訪王濬仲第熙臺公昔者余友也廷翰亦我輩面孔中人當不妄

而宗實之縷指子潤諸美懿且甚具若子潤者豈特爲佳公子翩翩邪蜚聲庠序鼓篋成均多賢豪長者之游一受家秉能爲熙臺公承顏順志娛大父晨昏以追熙臺公不遑將父之歎而熙臺公故以清白遺後人第食指日益衆子潤之拮据家人產者日益充有子六人階前玉奩掌上明珠繞膝充庭照映閭里子潤不難倒橐延名師訪良友朝夕式穀於是壯者舞勺幼者誦通計當接翅青雲繩武天路以紹明熙臺公之業而光大之若子潤

者豈特爲佳公子翩翩邪故客有以劉馥判揚州
劉靜判廬江相從史者子潤笑而謝曰樊中之雉
泥中之龜孰得孰失不穀計之孰矣遂不復出今
六十有一耳神日益王年日益增多十一月十一
日生之初也邑之紳若縫親若友爭持斗酒登子
潤之堂以介眉壽閭左右父老子弟待子潤而舉
火薰子潤而善良望子潤之東圃而息其干祿志
穀之妄念者亦莫不舉手加額歸德無算祝岡陵
頌松竹亦無算今以六十有一壽子潤得無太早

計邪宗實幸歸爲子潤浮太白於東圃茂林脩竹
閒園蔬溪鮮何必列鼎芘鞋藜杖何必僦車更引
一杯仰而酌熙臺公有子如此何必李西平續引
一杯俯而酌世美兄弟有父如此何必柳仲郢筵
翰將軍之以先集賢黜西園公也得無以清時爲
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而賤
子潤之白眼邪惟是西園公老矣不能以筋力從
紳縫之後介此春酒不知何日乃獲如杜少陵之
遇衛處士剪春韭炊黃梁一舉累十觴耳世美欣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然再拜長裾來謁道舊傷神劉集賢夢得之言具
在家大人幸疆飯怡然敬父執之日長矣敢不
頓西園以從杜少陵之命

紫氣瑤池圖序

人之有是五倫也猶其有是五官也關一不可第
有天子不臣者君臣關矣有遺世獨立者朋友關
矣父子兄弟夫婦誰能闕一孟軻氏所稱三樂言
父母言兄弟不言夫婦豈如鼓瑟琴者不足爲樂
抑見祖不悅欲去復留母命是遵中心未悛故畢
世悒悒諱言夫婦耶易之言夫婦也受之以恒夫
恒久也夫婦久而其德貞詩詠偕老禮重一齊益
取諸恒余讀易至此未嘗不掩卷啜泣胡然天窮

西園存稿 卷之七
之人五倫關一至以蒿木爲柱悒悒以老乎居常
晤對友朋往還姻黨每聞朱絲一繫白首同痴者
輒攢眉引去故於定宇公暨郭太母竝德齊年而
後知易之有恒蓋爲定宇公言也今公與太母六
十有一矣夏五之三日爲公懸弧之辰而後於太
母之設悅者凡二十有五曰余按三洞玉書炁之
元曰炁母斗之樞曰斗母又曰有名萬物之母神
仙家言母不言父類如此郭太母之先公而生也
則浴佛之日也豈偶然哉時一月之間一堂之上

兩老人相對如賓公之佳兒孝廉遵指卽余快婿
從其兄象指携諸子孫舞爛斑于詒穀之堂而冢
孫融吉者適中童子科亦以是日曳青青之衿珠
芹璧水佐康爵焉余不穀幸在肺腑乃携兒輩爲
公加爵兒輩復相與繪紫氣瑤池圖以歌詠之公
則循墻而走如寇萊公堅卧蓬萊閣下柰何以犬
馬而擬猶龍以菅蒯而擬戴勝余則颺言是圖也
何足擬公哉夫允澤狐裘龜臺虎齒第能狡獪崇
壘滿而壘建元卽猶龍者且更三十二妻老誰與

借齊於何一縉紳先生不道也何足擬公哉公以
行誼著聞蓋自公之大人伴農公始伴農公者石
洞先生之畏友也余兒時習聞石洞之述伴農公
行誼竄悉蓋隱德君子又獲從公之伯兄曰明宇
公者頡頏文場最久且最善蓋投老山林始以愛
女歸公佳兒卽交於公稍晚而公之暱就我則竄
深公蚤有譽於文場與明宇公皆藉藉一時而第
五之名更出車騎之右及余婿登賢書輒拂衣曰
何物經生語久溷乃公爲也遂謝去余嘗以巧夕

飲公貽公詩曰多公不乞天孫巧謝却人間千佛
經山林風氣彼此同之余於公昆弟蓋天作之合
豈俟愛女歸公佳兒乃暱就耶余居常亦數以母
儀儀太母爲余女竊喜若輩尊章之埝德齊年也
非易之恒而德貞者乎余往以詩醮若首關睢矣
下年八百卜世三十君子好述實始基之今公以
醇德型壺範太母以明章表內則琴瑟友矣卽八
百爲年三十爲世可也青牛之翁瑤池之母何足
以侑今日之觴侈千秋之頌哉客有浮白而進者

西園以詩頌公以易禱公蓋善頌亦善禱也第公
貽穀堂者璧水環焉亞聖公洋洋在上請以大白
浮亞聖更請以大白浮西園幸毋攢眉引去以究
圖貽穀堂瑟琴之樂余廼詮次之侑勺者報明宇
公副諸閭史氏

壽黎明宇八十又一序

明宇先生者定宇公之同母兄也歲丙寅五月三
日定宇公六十有一余旣携兒輩爲瑤池紫氣圖
歌詠之從余倩遵指侑康爵復綴數語上方轉聞
於先生爲先生手額孟軻氏三樂之一先生有焉
而先生之長定宇公且二十年所稱人瑞非耶秋
七月十有六日是爲先生覽揆之辰難兄難弟皆
以壽特聞如此先是里中諸紳縫及內外親友爭
持牛酒爲定宇公壽而定宇公有童顏亦有童心

不自引老我將三百年爲春三百年爲秋柰何甲子一週卽以斬我而壽我乃鑿坏匿宅所余因以寇萊公黜之今先生八十有一亦復有童心否然萊公在藩鎮以生日立山棚盛集賓僚大張宴樂服用奢僭至今上疑其偏夫河南夫子何足效也先生乃韞然肅客西園公命之其敢鑿坏余再拜揚觶揚子雲之言壽也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夫仁德也懿哉先生蓋以德壽非以性壽者耶余髫而舞勺少先生十有二歲時先生以弟子高等都講橫舍諸人士無不北面先生者而先生鮮所推下顧獨以半席授余謂儒子可教也余亦嚴重先生不敢顏行第爲文字交膠漆投而金石固矣余會有天幸甫十年執玷賢書於是諸人士皆以先生有所譽必有所試也先生則文章憎命後余若而年始以明經特起博一官於南海之濱懸絳帳擁青氈至今馬骨與羅浮爭高卽戛盡羹空抽窮蘄薄如唐子西所自哂竟不敢令冬雉夏牯窺我首菴盤五年如一日也南海諸人士出先生之門者

徃徃皆唾取科第相繼颺去當事數削剡推轂先生此經師亦人師也於是南海黎廣文名噪一時計亦旦夕唾取華膺而主爵拘攣復以徐聞教事平調先生豈以文學之官爲漢元侯鄧仲華所自期許爵祿必得此而後快故欲鄒魯海濱不得不復以徐聞溷先生耶先生大噓唐子西非知我者吾道行矣先臣伴農公之具飭粥蔽風雨者故不之堂上之埴麓堂下之蘭桂亦自不乏何必乘桴遂掉臂歸故余居常謂鄉國羽儀亦何必功勳爲

葉男兆清華爲揚貞復夫天下有達尊三先生已饒有其二輸一籌者爵非九命耳今 聖天子方憲章三代一旦設五豆以乞言令諸郡國禮上高年五嶺之南舍先生其誰者藉令葉司空楊宗伯地下有知或甫及六十或甫踰六十能不憮然自失彼九命之爵何足以取先生半日耶廣成子之語有熊氏也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先生自少而壯壯而老自入官而歸閒余知之最悉亦最

深抱忠信如重寶秉禮如義負繩介然是非如別白
黑未嘗以非干人人亦未嘗敢干以非故生平不
作皺眉一事亦不見反唇一人人都有坊表無營
壘有根荄無畦町自守一而能與人以一自處和
而能與人以和睢睢于于其葛天氏無懷氏之民
乎彼廣成子之千二百歲又何足以貶先生半日
也余故曰先生之八十有一非以性壽蓋以德壽
也余耄矣性頗僻而世齟齬出門不交有功所遇
皆非故物以知希為貴見似人而喜境內外朋遊

既絕問左右訊問亦疎惟於先生則相過百遍不
以為煩停鑣必披帷促膝必投轄先生之推下余
與余之嚴重先生五十年如一日也蓋以鄉國羽
儀睽就先生為里中少年存此一段先輩風度豈
以兒女葭莩睽就先生為里中少年襲此一段鄉
人恭敬乎是役也先生誠有味於余言當無媿色
余獲以言壽先生亦無媿詞惟是犬馬餘年未先
溝壑尚圖以長繩繫白日築特室於白鶴峰頭更
乞先生一言若有熊氏之從廣成子於空同也先

西園存稿 卷之六
生亦復以半席見授者

壽黃太母朱夫人六十有一序

余於九華先生蓋生同歲也而長先生者凡四日然里中問歲於先生輒呼西園公爲雌戊午云司馬遷嘗言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豈非命哉其言甚具余每讀之不勝身世之感至於今而益有感於先生嗟嗟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腐史蓋爲西園公而發耶生三十三而失車安人四十三而失王安人幸有七子宅日不知狐貉噉盡否以西園公同歲於先生卽謂之雌戊午也固宜庚申夏六月

余浪跡五羊先生之象賢幼桓孝廉君躡余而至
欣欣相告也戊午之役家大人幸與西園公先後
獲一言於韓緒仲太史以侑勺者其文具在穆如
清風廊廟之文也第采風者不之廊廟而之草野
故曰謀野則獲秋七月十有二日母夫人亦幸六
十有一矣異日者彤管之章有謀於野西園公非
草莽之臣乎敢以母夫人之壽爲請余走而循牆
是役也韓太史之壽先生且以壽恭人者昭日星
而燦雲霞矣何物西園公敢以野人語相繼旅進
得無令蘊廣綴龍袞耶敢固以辭幼桓則固以請
余乃受簡而卒業太史所稱三宜壽者不能贊一
詞矣夫里中故俗婦人爲政間左右羔鴈成群冠
蓋相望門容駟馬戶列鳴驄者非有聖善之儀在
其堂則必有淑慎之德在其室余嘗持是說而億
中之蓋十而九焉今以朱恭人爲九華先生之婦
又以幼桓及幼獻幼輝兩文學爲恭人之子房帷
無妾媵子孫振振膝下無白丁 紳衿濟濟繫我
恭人且與先生合德齊年也是司馬遷所稱君下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於子者恭人皆能得之而
問其年則甲子僅一周耳豈非命哉客曰否否司
馬遷謂孔子罕言命矣公獨不聞先生之大人少
林公與母梁太夫人乎梁太夫人以慈儉相少林
公而家世戒殺恭人奉命惟謹先生爲諸生時常
力拒一惡少年欲殺人以罔人者終其身不欲聞
其姓名其陰行德類如此故少林公一捐館先生
輒以夢得吉瓊襄大事至於今閭左右皆能道之
夫取火於燧拾芥於磁徵福於大人亦自求多福

耳西園公廼徵之於命豈雌戊午者真能弘道而
道無如之何者獨爲九華先生設耶又曰婦人爲
政此野人語縉紳先生不道也余俯首不能對然
韓太史謂黃氏一門皆羽人也至以李青蓮九子
詩爲先生壽今先生擁一瓊於匡君之廬亦嘗一
見匡夫人茅妙明乎妙明成絳雪而後匡君駕班
龍婦人爲政矣西王母曰此從無始劫中作合而
前定者命之說非耶安知驩合要終而成子姓如
先生夫婦非作合而前定者耶又安知西園公之

終其身爲天窮之人非從無始劫中作雌戊午耶
嗟嗟西王母婦人也統攝羣真護持萬法神僊何
物亦婦人爲政如此何怪乎韓太史壽先生而必
壽朱恭人又何怪乎西園公壽朱恭人而復有感
於先生也於是先生猶子幼文幼宣兩孝廉及羣
從諸文學復欣欣相告是役也異日必有謀於野
者雌戊午之文亦具在也遂相與詮次之以壽恭
人請以質之韓太史

壽陳太母丁太夫人八十有一序

余爲西園聞見錄自國初以至於今無間簪紱韋
布徒販芻蕘其間有一言一行可以憲世維風靡
不摭摭而纂輯之凡一百二十卷庶幾謀野者得
覽觀焉復念宋倪文節公嘗言士大夫能自樹立
者必有賢婦賢母以克就其志故又摭摭國初以
至於今諸凡流徽筦掃貽範奩幃者彙爲一編曰
昭代內則如常璩之纂士女以詔來茲然求其一
二人焉旣爲賢婦復爲賢母如司馬遷所稱成子

西園存稿 卷之十八
姓而能要其終者卒不可得蓋二百五十餘年而後寶安陳太安人以壽特聞則昔者余友別駕鞠屏陳公之內君今司徒儀翔之壽母也已未之秋九月十日爲太安人設輓之辰蓋八十有二矣夫世之介壽者皆衡於十粵之介壽者必加以一余竊躉之歲戊午太安人甫八十寶安之縉紳縫掖廼翼然而進曰儀翔奉板輿得請就子舍者三年淹矣維是東事不然餽饜之裹是急 聖天子握算而需儀翔不啻左右手儀翔勉之不俟駕矣故

卷二歲登堂拜母稱萬年觴余小子管世講也能無一言以從宴浹汎汎之末第不辭後至逮於已未之歲始操一葉以芋酒瓠肉仰窺魚軒者夫亦謂戊午之太安人則八十爲衡而已未之太安人則一又爲始蓋得一而後十而後百而後千而後萬而後無量皆一之未央所爲莫不增莫不承者也夫冀缺之妻賢婦也吾未聞其爲母也季氏羊舌氏之母賢母也吾未聞其爲婦也此白太傅所爲咨嗟而掩卷也司馬遷又曰人能弘道無如命

何而鄧觀察玄度之頌太安人也世之婦人能得於子者未必能得於夫能得於夫若子者未必能得於年太安人福德淳備箕疇合繇美哉洋洋乎玄度之言辯矣余更有請者夫頌令妻壽母必系之宜大夫士庶故匡鼎說詩百福集而天命全惟女德爲兢兢夫德則弗兢兢而大夫士庶之弗宜卽秦媪笄珈撫有三世少君禕翟歷於四朝亦祇足以誇耀鄰負已耳余又憶初赴公車獲今方伯袁公應文故侍御林公培故孝廉祁公衍曾從別駕公遊長安少年場中業知別駕爲一代名德亦知儀翔爲一代才人猶不知太安人爲別駕賢婦爲儀翔賢母爲一代女師也宋眞宗朝儀翔之先有文僖公者常奉詔讓婦人集亦有一二人焉旣爲賢婦復爲賢母成子姓而能要其終如太安人者乎噫嘻婦順不章母儀多忒于令升之所嘆恨十室而七矣以余觀於太安人非儀翔之母蓋衆人之母也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繇八十而八百而八千皆太安人自有之何必三世之秦媪四朝之少

君爲後稱耶夫珠藏於淵而媚淵者珠也玉韞於山而輝山者玉也余頌太安人輒低首而念余母念余母復低首而頌儀翔蓋余母謝太安人八十有九而藐諸孤始見背亦能得之於年矣所爲克相先司徒以訓督藐諸孤者較諸玄度所稱歐陽畫荻陶母却酢桓母提甕或庶幾焉顧常有媿曾參之杖未受伯瑜之笞未泣幸竊一官不能仰承却酢之訓以至於敗而獲升斗以供三釜者僅十二年是余母能得之於先司徒獨不能得之於藐

諸孤而今已矣儀翔矯健翻於層霄騁弄天途之逸足雄名題柱公望覆甌名寔兩加祿位無量淵以珠媚山以玉輝太安人之介景福而結爲大年者壽亦無量彼文僖公婦人集中所稱命坐賜詩手詔存問者何足道哉昔者謝太傅之稱其嫂也恨不令朝士知之夫婦德不踰閭母諱不出宮今之朝士何足以知太安人惟載在惇史副在名山顯顯女師天壤俱弊迺足述耳以余聞於縉紳縫掖太安人婦順母儀千古罕儷尚有超軼於陶鮑歐

西園存稿 卷之十八
陽三母之外爲玄度所未悉者俟圖特書大書不
一書爲余昭代內則之介駟以輝映千秋此又太
安人不朽之賜也敢不百拜堂下更進一觴且觴
儀翔請以念余母而低首頌儀翔者鈐次之以張
於壁爲大安人壽

壽鄧太母劉太夫人七十有一序

先是九月之十日友人陳儀翔計部之母丁太安
人八十有一余以世講獲從鄧叅公玄度之後薦
一言於勺者時余有霜露之疾不及登堂而拜恨
恨至今無何玄度以瑤池朝旭圖來徵余言曰冬
仲十之九日母太孺人設悅之辰也蓋七十有一
矣儀翔業已脩勺者之詞藐諸孤幸藉手跪進一
觴吾子其再圖之請如儀翔更進一觴也不肖萱
再拜稽首間者萱之一言以壽丁太安人也不過

拾玄度唾餘耳是役也儀翔唾餘復可拾耶謹受
簡請更其端夫寶安仁里也自縉紳縫掖以逮負
販技作樵牧耕漁其於父母兄弟之間無不人人
慈孝友愛相先者惟玄度儀翔最著余知玄度儀
翔又窳悉第劉太孺人之母儀婦德二玄之色養
反于彰彰較著業已詳具儀翔如椽之筆余小子
何能復贊一詞第居常竊歎爲人母者在丁太安
人易在劉太孺人則難爲人子爲人兄弟者在二
儀易在二玄則又難何以故丁太夫人生爲宦人

而百歲臻此人間世吉祥善事之常耳玄度數爲
余言一出腹而母尹太孺人輒見背先大人日抱
而啼諸廟此呱呱者安所得慈悲人而顧復之而
先大人故食貧好遊太孺人一入室幸第龍玄御
生輒脫身去太孺人撫兩弱子以奉兩尊人時而
佐餽時而御食又時而拮据脩脯亦旣勞且瘁矣
故藐諸孤自脫襁褓就外傳以至偕計於鄉釋褐
於朝幸而司民社列侍從爲耳目近臣又幸而

紆金拖紫植圭列岳以有今日太孺人固不自知
兒霄非其所自出也卽弟龍三十年如一日亦不
自知其兄非太孺人所自出也聖善哉劉太孺人
此豈可以聲音咲貌爲乎故余居常又竊歎天欲
成一慈母之名必生一孝子天欲成一孝子之名
必生一慈母天欲成一兄友弟恭之名亦必篤生
其兄弟於慈母之明先師有言兄弟旣翁父母其
順余於二玄見之儀翔所稱翟丞相胡太傅雋京
豈非先民之範然皆以一子事一母其幸而免

於四鳥之鳴又何難焉嗟嗟楊仲植不言不食王
玄通爭取醜酒人言無間不能使其身無蘆花之
衣邦國不空不能使其身無柰實之守儀翔慕焉
余竊悲之故先贈公之有玄度也天之所以成太
孺人也太孺人之有玄御也又天之所以成玄度
也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和氣致祥百昌駢集儀翔
曰德與福合結爲大年旨哉斯言卽瑤池會中王
子登許飛瓊段安香輩且躡景却步何七十有一
兄後稱戎方今烽火已達於甘泉京觀未築於遼

海 聖天子拊髀賢宰相虛左儀翔行矣不俟駕
矣丁太安人八十有一尚能手線縫衣動色相勉
欲以儀翔爲何無忌爲桓彥範其明智如此余憶
玄度居畱垣時嘗疏請上方之歐刀斬棄地之世
將蠢爾小醜久已在我玄度掌股中今鋒車將駕
薦剡數騰枕上之師胷中之甲已聞抱膝何待授
綏壯哉玄度欲請歐刀於大難未發之前獨不欲
請長組於吾言旣驗之後耶蓋余讀墉城集而後
知阪泉之戰榆岡之滅玄狐裘使者實指授之玄

度圖瑤之傳玄度人也儻亦有著青裙入天門
之思乎是日也張圖於壁焚香於庭必有人首爲
身奉符而至者玄度其善藏之此家子房所爲望
塵雅拜以誅秦而蹙項者也今太孺人雖綸章疊
錫其位與名不過古之一縣君何以揚聖善而罄
玄度寸草之私卽春秋高高而少丁太安人且十歲
余幸獲拜堂下鬢髮光腴五官效職岡陵松柏永
峙彌茂誠有如儀翔所頌者是玄度事 陛下之
日固長而事太孺人之日亦非短何必學阿奴緣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三
祿在阿母前也第儀翔之頌太孺人也以壽余小子之頌太孺人也以位以名夫位與名不可以假人自今而往太孺人春秋日益進繇縣君而郡繇郡君而國如朝旭之升則瑤池圖其左券也龜山金母且式靈之是在玄度矣是在玄度矣

壽李母駱太孺人七十有一序

余間左右比屋皆可封閭之左余獲以兄事者若而人太和李君其一也旣髫年同席寗驪復相次誦通同博士弟子籍者十年微天之幸不佞余以糠粃先獲雋去君獨偃蹇一青衿以老逮歲庚戌捐賓客矣時君之哲嗣爾會業舞象與余兒炳焯輩頡頏諸生間藉藉有聲君之甲子卽未周然膝之下有善讀父書膝之上且含飴而弄也余歲時數從閭左右父老子弟徵逐雞豚社中所遇皆非

故物往往有速老之嘆一語及五十年前金蘭之
契筆研之交又未嘗不爲君愴歎罷酒也一日友
人蘇子仁張肅若韓舒仲輩以幣來再拜而請長
至之後五日是爲公間左駱太孺人設帳之辰蓋
七十有一矣諸父老子弟爭以牛酒爲壽邑人士
且爲圖而歌詠之內則具在公其圖焉余受而卒
業此昔者余友太和君所爲相敬如賓而余不佞
獲以丘嫂事之於五十年之前者也敢不稽首第
儲君子之壽太孺人也異乎西園公之撰傳由必

得其壽即系之曰必得其名夫婦德不踰閭毋諱

不出宮即有名矣人烏得而稱之故婦人之壽也

以子不以名子之壽其母也以名不以壽舉我所
知古之流徽管拂貽範奩幃以久特聞至勤人主
動容詔問非家晉國太夫人孫乎然生年亦未必
滿百而張氏之孫太夫人民到於今稱之則以家
又定爲之子故其名能與天壤俱弊耳藉令不得
其子安得其名即數啖度索之桃數閱滄桑之變
亦祇以誇耀隣負云爾何足爲西園公間左之丘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嫂哉况爾會之先有北盤公以孝旌於朝竹坡
公以宦名於世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有之自太和
君矣爾會勉之竟先志以光先業異日者聖天
子動容詔問羅浮之陽有駱郡君者西園公閭左
之丘嫂也夫千金買鄰又曰不知其因視其鄰是
太孺人之名與天壤俱弊者西園公且拜祝焉七
十有一之年何足以壽太孺人乎諸君子唯唯美
哉西園公之撰也蓋善禱也爾會勉矣復再拜而
相與書以報太和公侑勺者

賀韓太母謝鍾兩太夫人雙壽序

余里中衣冠故不乏賢然二百五十餘年未有起
家詞林以名世爲聖天子師臣者有之自韓緒
仲始里中內則以母儀光昭彤管指故可儂然二
百五十餘年亦未有爲人因母能以子貴獲與其
嫡朋壽一堂數徼聖天子殊恩竝加寵秩者有
之自鍾太君始鍾太君者緒仲之因母而沅州公
之副壺也沅州公主壺曰謝太君有三女子于時
獲沅州公之武以敏歆於帝而弟無子者數矣一

日欣然謂沅州公夫有子亦何必皆腹出哉故鍾太君來歸一問辰而得緒仲再問辰而得文學躋仲三問辰而得恩選安仲謝太君之喜可知也孔子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黻黻然耶否耶余母先太安人於謝太君爲從姑余兒時往來渭陽舍中以謝太君之連數過從沅州公甚驩余同母弟諸生芹復受室於鍾亦鍾太君之連也先太安人數爲諸子婦言鍾太君家世貴盛以名門閨秀能左

書謝太君克相沅州公昭融其德光大其業

祐其子孫諸美懿非一厥後必昌若輩識之壬午之役緒仲諸大父叅知公叔捷偕緒仲諸父文靖先生伯舉與余及余弟國子仲蔚皆爲同人余兄弟又獲從文靖先生以立嫂莊事兩太君歲時無間里中故以閨閫爲婚姻惟韓與張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松蘿瓜葛世世勿絕余於沅州公從弟宣化公國子仲蔚於文靖先生暨叅知公又兒女親也故知兩太君爲最詳歲癸亥緒仲以桐葉之使就子舍不忍去至勤 聖天子虛席 詔當事者

亟趨駕臣纘稽首頓首人皆有母臣二母也母謝七十有八母鍾七十有一甲子七月十有二日是爲母鍾設悅之辰夫纘事陛下之日長矣間者臣以幃幄爲吾母之年竊懼今幸以予舍爲吾母之年竊喜請假臣以一日養臣纘且不朽而兩太君之喜又可知也是日也境內外薦紳縉掖及間左右父老子弟無問於緒仲有連與否莫不走幣丐言繪圖廣詠爲兩太君揚美懿以頌福履祝遐齡者冠蓋纘紛閭巷填烟真二百三十餘年未有之盛事蓋載在惇史緒仲之宗老及諸耨從又以爲在家必達故詩詠萑藹而觀聽風謠必求諸野謂不佞萱野史也敢爲兩太君徵一言以脩聚族之爵萱循牆而走兩太君之美懿及諸福履遐齡中丞斗野李公冢宰玄谷何公二大老如椽之筆具在而一時揆天凌雲之士亦言堂堂滿言室室滿又何以野史爲且緒仲言語妙天下爲一時詞林宗匠珠玉在前野史之形穢矣敢固以辭旣則頰首愴然先太安人八十有一沅州公及緒

仲皆不惜珠玉爲詠忝珠春永圖藏諸世室不腆宗祐實乞靈焉今先太安人已違養而幸覲兩太君福履遐齡爲里中二百五十餘年未有者敢不載筆爲諸子婦以報先太安人於地下廼再拜受簡時有以商文毅劉文安劉文靖翟文懿四公爲緒仲頌述侑勺者繫彼四公何足以望我緒仲哉按故牒四公之母嫡與母因壽皆不及耆而稱國夫人皆身後也文安則祝史以告因母不稱姓矣鍾太君之歸沅州公締以六禮御以百兩謝太

君且爲之講鈞禮不減晉趙姬之下叔隗也緒仲年未五十勤勞幃幄者已十餘年旦夕叶諸

被卜兩太君獲當其身稱國夫人亦旦夕拜命

誰謂四公可望我緒仲哉萱不佞請更端文皇帝朝元夕放燈百官醮宴時夏忠靖公爲大司農扶掖其母徒步入觀上聞之亟召見而慰存之太夫人起居無恙問歲九十有三矣上喜動顏色遂輟所御珍饌以賜令綴衣士舁母還第此又我國家二百五十餘年未有之盛事也今聖

天子且數爲緒仲虛席中外寧謐太乙之祠百官
之醮旦夕且舉兩太君健飯其趨治翟車徼福
聖天子復脩 文皇帝輟饌賜母故事母令忠靖
公母子專美於前臣纘幸甚第忠靖公一母緒仲
二母輟饌以賜計當雙案竝將忠靖公有知能無
自存見少耶於是緒仲之宗老羣從欣然爲兩太
君更脩一爵旨哉西園公之善禱也豈惟緒仲兄
弟實拜明賜其亟煩彤管副名山而俟異日之求
野者嘗不佞遂再拜書之以從二大老之後

壽商太母謝太夫人序

代

今 上之五年眷焉南顧我大司馬商公以御史
大夫受入版於家東西粵實 賜履焉公稽首間者
八閩之節瘵曠是懼幸以一日養就子舍臣且不
朽廼徼 聖天子曠蕩恩以環易玦復幸以兩粵
節堂爲一日養堂其敢將母來諭以隕越 聖天
子休命於是太夫人欣然就祿而春三月之九日
則設悅之辰也歲丙寅太夫人七十有四矣是日
也兩粵之文武大吏皇飾厥詞爲太夫人揚盛美

商太夫人也第繪八洞天爲圖而歌詠之此神僊
家言縉紳先生不道商太夫人蓋上帝是依者故
昌而大故者而艾亦何必躡蒼墟於震方探龜臺
於兗澤乎某竊否否嘗按真靈位業圖及丹壺記
王子敬母郗太夫人爲重華玉妃淳文期齒髮眼
耳形骸神明卓然有士君子之風楊禮珪爲玉清
神女房素子孫內外冠冕常百餘人趙隱之母爲
靈林玉女上宴慈恩安輿臨觀宰相百官廻班起
居至勤天子詔問此皆靈炁所鍾宿命所種商大
夫人之得全全昌安知非諸洞天中福和二子趙
素臺輩如淳文期房素靈林耶大夫庶士迺蹙然
曰善哉子大夫之頌商太夫人也卽桐栢真人陰
陽之歌何以加焉某唯唯再拜稽首不辭固陋遂
薰沐而書於展誥諸兩粵之大夫庶士是有公者
以續管侯燕喜之頌

壽蕭太母歐陽太夫人

歲癸卯余友臨川謝友可以大行人主粵西省試
時友可與余方偕二三君子於金臺邸中脩千秋
之業爲海內宗盟友可柄文衡必拔十得五者今
大宗伯玄圃先生亦居金臺以文字交數暱就余
一日携友可所撰粵西程士錄見語是役也太行
公得人爲盛矣乃有二蕭乃同獲雋此皆不佞宗
彥中翹材何物大行一薦而得雙璧價皆連城其
識拔若此且其父業以是歲舉明經爲廷對第

一人父子兄弟同時竝起不亦吉祥善事聯集一
門乎於是二蕭之名大噪粵東西往來余胸中已
二十餘年恐不得當也乙丑之秋余有事郡中郡
大夫義興徐公亟以語余太守得一良佐可賀也
始知二蕭者皆文章憎命抑之先生業解靈山組
奉太母歐陽太夫人板輿賦閒居而畏之先生復
以蕭令入余郡幕蓋望之翛然即之盎然及以子
民脩刺則篤念宗伯公大行公世講之雅且惠然
而駐駕爨門者數矣於是邑諸生某某偕余館甥
黎孝廉遵指以某某某之命介幣過小園手一
牘則歐陽太夫人內則也今七十壽矣無射之月
日太夫人設悅之辰畏之先生守官不能
率諸昆弟繞膝舞斑斕敢丐一言捧而馳歸懸北
堂侑康爵於蒼梧雲下即宗伯公大行公且不朽
余輒躍然拜命之辱此二十餘年往來胸中恨相
見晚者何敢辭受牘卒業復躍然而嘆誰謂醴泉
無源芝之州無根哉余嘗讀吳正獻公克之狀歐陽
文忠公與蘓文定公轍之表文忠墓者瀧岡靈秀

必自他有耀故十四傳耀於粵西有承德公爲太
母父而又有司訓公者爲承德公婿瀧岡宅相蓋
左券矣客謂蕭太母撫有畏之先生亦猶韓國撫
有文忠乎余謂不然文忠四歲而孤時韓國二十
有九寄食諸父隨州公牖下不能爲文忠具脩脯
令就外傳至以荻畫地訓之文忠卽能以母鄭開
國於韓亦身後耳文忠推官畱守日省隨州公於
漢東相抱痛哭往往有終鮮之嘆夫鄭太夫人何
足以望歐陽太夫人也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太母爲瀧岡阡所自出其似韓國也蓋有之矣
余又嘗讀文忠公瀧岡阡表娓娓千百言爲彭蠡
神所請者其讚前人美懿大都崇公十三韓國
十七而美懿之在三國合符大母亦十七也第大
母則及事其尊章無攸遂以養其志復琬簪珥佐
司訓公襄大事而以孝聞韓國無有撫諸姪如出
腹洽諸姪如附毛鞠諸臧獲如撫諸姪如洽諸姪
而以慈聞韓國無有惟通詩書爲繞膝解說大義
躬管蒯損有餘陰行其德訓子以忠官中寸鏹縷

帛誓不以玷司訓公及承德公清白後人則韓國有之太母似之誰謂瀧岡靈秀不自他有耀而醴泉無源芝艸無根哉陳文僖公婦人集有言人子之願其親可必於人者德不可必于天者壽余又不然人子可必于親者壽不可必于親者德何以故里媪隣媪皤然相屬以壽特聞豈其乏人然義方稍闕子姓不起於青雲內則終湮美懿不流於彤管卽靈椿亦腐艸耳故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而德則鮮矣太母以壽若彼以德若斯之美且懿也

彼韓國終生一母一子相倚爲命且七十有二卽棄文忠下從崇公矣太母膝下以兩名孝廉爲兩名令尹又以兩高等弟子爲兩文學司訓公之名之也蓋有竇氏之券焉故兄金第玉伯埴仲篋接響天衢聯鑣雲路宗伯公所云吉祥善事駢集一門者且駢集一母綏以福履無射於人結爲大年無疆其壽是人子不可必於親者二蕭先生能必之於太母此又豈韓國所能似耶客又有謂文忠爲名宰相開大國文章勲業照耀竹帛二蕭先生

西國存和
卷之十一
瑟工而音希袖短而舞拙謝大行地下能不椰榆
此里中項領兒之所爲壽非余之壽太母也文忠
公不一蹙於彘陵再蹙於彭城乎昔有恒言孔門
四科不如明朝一第今有恒言孟氏一樂大勝明
朝三旌請舉而質之宗伯公以佐康爵太母亦粲
然否

壽尹用平年兄八十有一序

余舉於鄉同籍七十有五入今四十有七年遠矣
載在仕版自發軔以逮懸車崇卑異態久速多岐
真勿論其獲長子孫優游衡泌衣帛食肉以全天
年爲 六朝遺老者九人而已問年以對今林君
馭司徒黃思元藩伯皆七十有八許有撫刺史七
十有二區季方司徒張元輝觀察皆七十有一温
爾淳刺史六十有九惟趙初甫明府多先生一歲
八十有二皆未艾也余少先生蓋九歲云林區兩

西園存稿 卷之十八 五
司徒黃潘伯張觀察許刺史契濶三十餘年音問
卽不絕而山川間之不知其眠食杖履何似趙明
府數歲一晤先生與溫刺史必歲一晤焉相與嘯
歌壬山癸水間輒數日不忍去惟於先生則拜母
見子寄牖連床真若一體子若孫與先生之象賢
貽厥群從宗黨亦若一門故余知先生眠食杖履
爲最悉歲己未先生七十有一余嘗爲旗峰歌七
十一韻凡五百八十字以侑康爵願以一字爲先
生一歲今先生八十有一矣往歲余幸七十有一

豈敢以久特聞先生乃爲至人賦以見壽則先生
自道以勦我也周成王問鬻熊曰壽不在天乎鬻
熊曰聖王在世民幸免四死樂得四生夫壽聖王
之功也其說甚詳今先生爲 六朝遺老而年且
未艾此固天授謂非 六朝聖王之功固不可然
亦生於寶安故得此四生致足樂耳夫寶安君子
之國也其俗惇固其習逶迤其人以禮義相先以
黨凌爲耻蓋有不爭不黨之風焉先生至德可師
事繼母羅太夫人以純孝聞愛異母弟廣文公以

克恭聞訓子姓以義方聞聯姻黨以洽比聞又天
植其性無城府無畦町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
以陪悲田院丐兒匡術可爲鷹化鳩石虎可爲海
鷗鳥且直道而行義形於色言偃之室蓋公之堂
平津之閣非先生不開沛庭臨卽有上客香山洛
社有耆社無不以先生爲祭酒公私宴集先生不
至不驩也問俗者必駐駕式廬者必乞言人人謂
得先生晚而膝前者數矣郊內外問左右諸小有
言欲涉大川者不之懸庭而之先生之廡得先生
片言則桓伊之箏可以不撫溫璋之鈴可以不挽
張光之耳可以不刑卽行商坐賈田叟漁翁一奉
先生嘖笑者無不虛往實歸皆爲先生呼千百歲
壽故天實從之其爲 六朝遺老人皆爲先生得
天余獨爲先生得地藉令先生與余易地則驪峰
之陰榕水之陽習以成俗爭而不矜黨而不群城
府畦町可不設乎悲田院丐兒卽玉皇大帝一出
門必見豕負塗一舉步必有鬼一車蠅常止棘矢
常激市途鮮下車之揖堂無解履之賓乍親乍仇

時附時叛影未離身而含沙者竊發矣口未成響而吠聲者群起矣賤必妨貴新必間舊少必加長杜少陵曰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蓋爲博羅賦也生於博羅則爲聖王之民免四死得四生天錫難老如西園公者亦不見其樂能不愧天命負聖王乎然余又嘗謂先生之壽不在年也古今以久特聞者豈止一漆園惟以五千言故司馬遷首列於傳先生嘗爲史竊一書蓋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得夫之祿也此天壤俱敝者余不能

贊一詞因竊取先生之善爲西園聞見錄二百卷以庶幾於謀野之業以從先生後自先生史竊出而余且焚硯矣是一日有史竊卽一日有先生雖十漆園何以祝先生哉三五曆子天統也三統首焉先生以亥之月懸弧今以子之月侑爵者先生之千百歲壽其首於今之月乎先生遂欣然以大白浮余曰西園公以午之月懸弧者自今而始每踰十年懶庵主人亦請以未之月爲壽蓋月未而年亦未也客遂烘堂更浮大白而前海上有祖洲

其人皆千百歲此二老者豈皆從祖洲來耶於是
西向而觴懶菴者三更東向而觴西園者三余乃
次第其語以侑康爵時余方從陽里子東門伯收
視而還往往看朱成碧先生復欣然語余園公既
能鸚歌嬌何不卽爲秦吉了余亦欣然拆屋蔽日
而書之以旌懶庵之壁

壽袁叅知序

代

公以己巳之秋從粵西臬分藩嶺東南三月爲庚
午上元則公之覽揆也惠潮之守若相及諸邑大
夫授簡舊史其效南山之祝侑公康爵某不獲辭
以壽身壽民之說進讀者謬以爲善頌善禱書而
張於節堂矣今辛未上元惠之丞黃公朝選司理
程公鐸楷潮之守若相及諸邑大夫周公一敬等
復授簡於某謂知公者有舊史氏在而頌公禱公
非舊史氏不可某又何敢辭某不敏何能更端請

以庚午侑康爵者紉繹之可乎三代以來祚過其
曆惟成周耳十世三十二年八百豈獨社稷之靈
長乎按其時番番罔愆所爲翊景運而培國脉者
姬公奭歲百六十七有七姬公旦亦歲百二十有二
故文武成康之世元氣孔固而泰和在宇宙闢一
時之民咸躋仁壽之域非長年之旦奭滋植而莠
引之不及此今 聖天子嘉與海內共躋仁壽惟
古之謀人將以爲親謀人如公不辭分藩其旦
分陝之以乎故舊史氏頌公於庚午之上元也謂
公有定力有定識二三執事不敢媚不敢覆此期
月而可是日之升川之方至也今幾有成矣杲日
中天無幽不燭洪河行地無深弗入以五嶺之東
爲仁壽之域又何疑焉第今之日歲事不然集墉
者翔於郊矣嘯林者譁於市矣大澤之餌我六物
者逸而鋌且抗顏下瀨矣惟是公之定識定力日
引月長諄信恭愨縝栗剛核日敷其腎腸於二三
執事二三執事亦無不日獻其腎腸賈公餘力餘
識以奔奏而動有攸濟襄之不敢媚者無所庸媚

不敢覆者無所庸覆嶺東餘民徧爲爾德卽徧爲
爾壽獲全其天年而以公爲司命卽支蘭藏者倚
命盧少齊不惟回生且再造而長生也公之壽吾
嶺東與嶺東之壽公者亦日引月長千百其歲以
久特聞如旦與與不足言矣公方駕追鋒握魁柄
以翊景運而培國脉亦將日升川至 皇帝萬萬
歲臣拜執金吾 社稷幸甚某竊儀公者與之母
不知誰氏弗能章徹於當世卽太姒爲旦之母亦
未嘗以久特聞公之母黃太夫人獲躋百歲特旌
於 朝且與有知能不俯首且公之一門簪笏前
後亦皆一時罔愆良士芝草有根醴泉有源是坤
長之靈淑獨鍾於太夫人以齒德稱昭代女師天
寶保定之爲公計大袁小袁之靈淑夙鍾於公之
文考金昆以三壽朋稱三達尊而又獨鍾於公亦
天寶保定之爲 社稷計故不壽不崩類如此舊
史氏故受詩詩之天保祝南山也蓋祝公也

壽叅知紫雲洪公序

冬十有二月二十日今開一川嶺東

大叅知星沙

洪公覽揆之日也公守吾廣喻三年是日也余從諸縉紳先生登公黃堂稱公壽觴亦數四矣歲辛未公以治行推擇分臬南韶時嶺東之疆事不然當事謂非文武爲憲不足以任圉牧公復以推擇視師嶺東乃不憚征繕躬親蘭鋤而九連劇寇陳萬鍾靈秀輩駢首就戮嶺東之縉紳逢掖及諸父老子弟控請公於都御史臺御史臺以聞晉公

大叅知爲備兵使者開府嶺東亦異數也不腆五嶺爲郡凡十公自守而臬而藩自廣而南韶而惠潮撫其五矣非與都御史臺御史臺中分吾粵者乎自公蒞嶺東余伏在海濱未嘗一載出疆之贊再窺車塵一日惠之守相某某十邑之大夫某某某走重幣微言于余以爲公壽謂余故習公知公于公又最驩余不敢以固陋辭再拜颺言公之所爲保釐五嶺再造嶺東他勿具論今日之嶺東覆幬於公出水火而登衽席則九連之役爲最著

云夫惠故七邑耳山海環抱幅員遼廓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毅皇帝之十三年王文成公以虔臺平泃寇而和平立 莊皇帝之元年吳公桂芳以總制兩廣平岑岡桶岡二寇而長寧永安相次立之三役者惟文成公之邑和平最艱最鉅其功亦最著民至于今尸祝之歌狐裘者謂彼疆我里慎守其一足矣關土增邑能無一羊九牧乎余竊否否語有之鞭雖長不及馬腹彼走險之鹿集墉之隼往往依草附木逆我顏行非關土增邑斬蓬翟

而版圖之卽師武臣力固敵是求而兵刃旣接白骨谷量戎索之謂何夫一羊固不可九牧而九羊一牧亦能無多岐之亾否公一受事九連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平板幹程土物畧基址仞溝洫揣厚薄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數百里逋逃之藪數百年罔兩之穴百雉崇墉成於不日以大啓嶺東之宇郊不復壘鄰不復震豈惟嶺東實拜明賜江藩閩楚將永賴焉名曰惠化非公之惠而化乎惟是文成之立和平也稽之往牒特章貞早魃爲虐赤地數千里文成第緩帶投壺未嘗一問桑林之禱間者惠獨苦旱公舍輿却蓋暴烈日下自宮徂郊步禱往返日數十里爲民請命甘霖立應民遂有秋闢土增邑旣以衛十邑之生精誠格天又明續十邑之命和平之闢土王文成不得專美於前和平之尸祝王文成亦不得獨享於後矣蓋天將授大任於公計日正位中樞策勳盟府帶礪河山而天壤俱存者故錫公純嘏俾耆而艾眉壽無害如此今 聖天子嘉與四海共躋仁

壽之域請誦闕宮之詩公其更進一觴以對揚
聖天子五嶺幸甚

壽郡司理嵩輪吳公序

聖天子闢四門以綱紀四方其耳目獨寄於直指
使者使者代一人以綱紀一方其耳目又獨寄於
郡李繡斧所指郡李先焉雷厲風行山搖岳動亦
郡李實震懾之中外臣工陳力就列位望雄峻惟
直指之使與郡之李二人而已宋開寶六年詔諸
州司李皆以名進士爲之蓋慎而且重也今公以
名春秋成名進士夫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上明
見萬里五嶺而南亦春春多事矣能爲五嶺先我

繡斧以儆官邪糾民慝綱紀一方非孔子之刑書不可故公甫釋褐主者亟推轂公司李循州豈偶然哉五嶺僻陋自國朝開科以來二百六十餘年諸人士未有以名春秋首舉於鄉者頃鄉大比士公分柄文衡而褒然以春秋領解則公所首舉也且拔十得六相次而雋亦皆一時超楚之材公之藻鑑如此蓋以經師為士師者也漢人據經判獄史冊侈談公下車以來具諸鄉校載諸口碑堅正剛直即狄汝諧之推襄陽幹辦敏贍即蘇子容之

惟留守一清如水可質神明即彭器資之推閩漳三公非一時之名司李乎未聞其經術也公則兼之矣五聽三刺協日伏念日分其耳以聽鴉之挽鈴日分其目以視金之化土詰鼠矢之投蜜破鷄腹而得粟數令渾良夫淳于伯輩死中得生每合要舉契即陳生之宰伯輿之大夫皆抱首噤口而上國卑東里徼亦不必羊血灑社矣徒烏寶不復能神鄭俠所稱胸中曉然烏兔輪唐子西所稱霹靂手治疥癬疾五過十罰且一切雷雨解之彼德

明皇帝面如削瓜公嘗疑焉而歌烏夜啼者徧十
邑矣意有所不可義形於色直指使者徃徃避席
范仲淹所稱有事力救之粉屏記其忠公之謂矣
公嘗語人不穀李官也李从木从子子孳也生也
木東方主仁管子曰黃帝使后土為李夫后土主
養以李官之其意微矣不穀北堂有老人焉雋不
疑去人不遠是循州之得公五嶺一人亦千載一
時也一攝郡甫數月數十年之陋規積蠹洗刷殆
盡千百年之久長便利穢悉無遺皆直指耳目所

不及寄者昭如日星堅如金石信如著蔡經術吏
治公一時都將去矣今小歲之二日為公覽揆十
邑之令某某登公之堂介春酒以申無疆之祝
而走幣於余請一言侑勺者以佐直指謀野之獲
余再拜稽首余何足以壽公即十邑亦何足以為
公壽是月也通八蜡而萬寶告成是日也隄三長
而一元將啓天實生公為 聖天子四方耳目豈
惟五嶺是賴計將翊寶籙調元氣在 帝左右列
槐棘而據鼎鉉以綱紀四方且誦具瞻以祝無疆

十邑何足以壽公也諸大夫欣然加額公之綱紀
四方請自今日公之萬壽無疆亦請自今日遂
率次第余言以窺公之記室

望雲周老公祖壽序

代

三代而下治最近古民安田里亡歎息愁恨之心
者惟漢宣帝爲然曰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
帝厲精圖治綜核名實以太守一人爲吏民之本
故獨斤斤於二千石之良者按其時良二千石朱
邑以守北海致位大司農龔遂以守渤海致位水
衡都尉召信臣以守零陵致位少府列於九卿惟
守潁川代丙吉爲相黃霸一人而已何寥寥也不
腆吾循自國初設郡以來二百五十餘年於茲

西園存稿 卷之十八 三
二千石載在志乘凡若而人班孟堅曰所在民富
所去見思則萬公廸而下亦僅十有八人耳二千
石之良其難如此今 上之七年夏五月 楚之
西陵周公來守吾循秋八月歸善大夫陸公函十
邑諸大夫重幣戴星徵言於余曰冬十月 日
公覽揆之辰也十邑父老子弟舉首加額共效九
如之祝者洋溢四境某輩分城隸公宇下獲以安
意奉職可幸無罪華封三禱朝夕是勤惟公一言
侑茲康爵十邑幸甚余拜命之辱輒亦舉首加額

某不敏承乏秩宗獲與公周旋輦下式瞻光霽飶
聆咳唾非一日矣公之一麾而南也借司寇之望
卽爲炎荒之師帥五嶺福星惟公是望繫今日之
循非昔之循矣公曰不穀二千石也吏民之本其
敢諉諸夫久於其位而後民服從其教化此漢之
良吏於宣帝爲盛也公下車甫朞月無俟任棠之
置水一盂抱孩拔薤民卽服從誠操何術而教化
之神若是蓋公仁心爲質視民如子而壯健敏瞻
又足以推行之一辨色卽據案程書儼若神明左

右股栗立冰上梁有懸魚壁有挂縷案頭無留牘
亭舍無羈訊多所搏擊亦多所縱舍間闔幽隱容
光必照漢宣帝所稱政平訟理公何媿焉故園扉
鞠草壟畝棲糧道遺不拾夜戶不閉仁聲仁問前
無古人一時諸寮佐暨諸邑大夫以逮幕參丞尉
倉郵諸下屬無不人人爭自襚濯以奉公之畫一
石塚之吏借叢之胥絕跡於十邑而十邑之城有
狐社有鼠者亦皆惴伏匿影往日之田里不安嘆
息愁恨且謳歌載道矣藉令公居漢宣帝之朝治

行第一遠出潁川上豈特車蓋高一丈縱油屏泥
於軾前哉然黃次公亦何足以擬公也次公幼學
律令以待詔入錢爲侍郎謁者同產有罪坐免復
入穀補馮翊卒史不能以經術緣飾吏治獨奉行
詔書凡八載而後以良二千石聞致位承相故功
名損於治郡時公西陵之鼎族也科名魚貫簪組
蟬聯笏皆滿牀門皆列戟經術吏治爲海內稱首
者項背相望求公之功名蓋求大木於鄧林求良
璧於崑山也故爲邑以邑名爲曹郎以郎名爲守

以守名方今 聖天子嘉與海內更始列槐棘分
鼎鉉內外臣工分曹耦進龔少卿之水衡都尉不
足道黃次公之丞相不敢知彼朱仲卿之大司農
召翁卿之少府列九卿當計日拾級而上其功名
烜赫自益於守循時漢宣帝有知當令賜金增秩
之建成侯亟俯首矣夫次公何足以擬公也某不
敏遠羈王事不獲躋公堂仰佐勺者遙舉一觴爲
得良二千石之 聖天子賀以壽公次舉一觴爲
得良師帥之十邑諸大夫賀以壽公又次舉一觴
爲安於田里之父老子弟賀以壽 公某雖不敏
請以是而副十邑諸大夫之命

壽韓扶初八十有一序

余居里中以文字為獨知之契絲緝為世締之親者比屋相望也惟韓於張則肩摩踵接惟余於公則聲應氣求杯酒徵逐吟咏唱和歲無虛月所稱天下知己一人足者非吾二人乎歲丙子公八十有一余少公者凡兩歲某月某日為公懸弧之辰友人某某及公之子一臣公之婿何一璜走重幣徵余言以侑稱觴拜命之辱亟為公喜且竊以自喜也公之壽非西園公祝之而誰祝乎公以辛卯

舉于鄉凡三與計偕既艱於嗣爲藥餌所悞戊戌計偕中途以失明還不可復瘳遂閉戶不復出蓋三十餘年遠矣公之七十有一也余嘗壽公以詩而比公於老彭中有曰我欲漸爲家太祝君今不愧左丘明時余兩眸瞭焉足以察秋毫之末不減離婁惟是書淫傳癘崑下之電遂爲焚膏所爍逮於今輿薪輒不復見與公同病相憐者兩年於茲漸爲家太祝之語自言於十年之前亦不偶也余按古今之壽者必首辨老彭不知老彭存日兩目

亦不減離婁否計其時以壽稱者豈僅一老彭而他無所聞惟老彭以壽特聞豈非以五千言足以不朽耶公所著有世德燕貽錄晚因錄畧諸書當不減五千言可與天壤並永是公之壽固不在年矣余無似亦稍有所論著可數牛腰然皆風花月露爲一時繡鞞祇供後人覆醬於五千言無當也竊亦妄意或可與公同附不朽今幸七十有九矣西園公之壽亦豈在年耶韓昌黎嘗謂家太祝盲於目而不言於心世人皆盲於心而不言於目嗟

西園存稿卷之十九
人間世盲於心可乎盲於目可乎余目廢以來有
詩曰可是世情難着眼故教老眼不須開又有詩
曰雷霆過耳若罔聞不放乾坤入其眼是世情不
着公之眼乾坤不入公之眼而安眠健食三十餘
年於茲如岡如陵看壽無有害故竊爲公喜亦竊
以自喜也吾二人者第皆能爲老彭而不盲於心
足矣卽輿薪不見庸何傷友人某某遂次第余言
以爲公壽不知亦足以佐公康爵否

西園存稿卷之十九目錄

序五

贈邑博許石窓擢興寧掌教諭序 代作

賀中丞懷魯周公留鎮南畿序

送邵侯桂南李公歸南寧序 代作

賀潮守徐公奏最序 代作二篇

賀惠守林公奏最序 代作

贈吳少武游戎叅閩南閩序

贈劉肖庵守戎序

賀李鎮東攝篆碣石衛序

贈徐見可觀察入賀序

別郡侯拱柱胡公暫還溫陵序

賀鄧敬軒明府奏最入觀序

賀和平保明府奏最序

西園存稿卷之十九

羅浮張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濱來孫國樞補闕

序五

贈邑博許石窓擢興寧掌教諭序代

許先生南海之岡州人也受尚書家言少受籙爲邑名弟子以選人應禮部試高等訓博羅學居五年始得循之齊昌而司教焉先生世業儒儒衣冠通朝籍無慮十數輩當其中選人時則已聲稱聞諸薦紳先生亡不爲游揚成名者久之竟訓博羅

博羅古循州上邑自宋張秘書潛叅軍起紹興乾道間業縱縱動稱文獻先生一受籍輒灑然有得而恍乎如見二公之爲人也乃進諸人士而矢之曰諸君非所謂高山景行者耶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縣官不察謬以不佞辱二三子不佞實惶且慮何以釋桑梓憂二三子幸無謂不佞爲疾疾使不佞得所藉手若夫退而刺說則東魯公在進而陳力則高皇帝在群而剖析劇寃則諸先生在不佞何敢問焉倘也習習伶革胡鼓篋而夕敝帚之

日借援紙上糜官家大錢卽二三子何具以對又不然步步趨趨以文無害於赴鐸告朔案篆程誦之間而旁得指爲詩書行貨縫掖聚市不佞復何敢聞矣諸人士於是唯唯受約束日夜洗濯人自以爲得許先生晚焉先生性故馴謹信厚不事藻績而矚字豐澤與人于于有懿君子風又善識物情能知人所緩急無不得其懽心歲時諸人士禿謁卽不腆之奉不足以供伏臘未嘗無誨也一下帷與諸博士先生指授二三子必剔腎腸剝肝腑

惟恐其有隱識已則手自行酒漿脯糒率取諸宮
中必盡其情乃止故二三子益習許先生五年如
一日矣時有視縣者部諸人士閱之則又嘖嘖稱
許先生文謂若弟子何爲也乃愧許先生哉其爲
當事所推重如此顧先生不欲以文見云每從諸
邑長議政事當否輒推問許司訓理而邑長得司
訓理未嘗不起爲敬謝論最者久之與諸鄉大夫
遊則又斥去哇町握手謙謹終日款款可掬於是
鄉大夫復益好過許先生人人自喜謂許先生知

我也若許先生者誠懿君子矣哉一年至魯一年
至道亡論諸人士阿私其好卽問諸邑長鄉大夫
莫不曰許先生許先生誠懿君子矣哉上西河授
經五年趨之者以家家焉而經成以德教彼用力
固如斯之難也是以許先生博羅五年而始遷且
不聞東魯公乎居於蔡得漆雕氏曹卹秦開之徒
至今稱焉夫蔡小國也下與江黃沈息比大聖人
不以無忠信而弃之今天子聖明褒經術使幽
阻闇忽咸得耀于尧明雖齊昌乎而傳所謂羅學

西園存稿 卷之十九 三
士輩者誰與今其遺風猶與秘書參軍兩公並存則
龍母之南神先之北亦豈無高山景行者耶一年
至魯一年至道余將執筆以俟秘書名宋卿爲省
元春秋參軍名預常教授南海學士名孟郊累官
諫議大夫皆以尚書起嶺南

此余爲弟子員之次年代先司徒筆也時
年十七矣稿逸已久不意老友曾廣文元
陟尚藏此稿故出以相示蓋藏之五十餘
年故重其意不欲弃去而存錄之

賀中丞懷魯周公留鎮南畿序

君燥髮偕計吏獲與帥惟審湯義仍謝友可曾粵
祚諸君子游知臨川有懷魯先生者不可一世時
公業以名進士令閩聲稱藉甚歲戊戌通籍西省
公則爲 聖天子耳目近臣持繡斧總三輔學政
日貴重惟日從陌塵中稍稍望公顏色輒退而語
謝友可諸君子此真一代偉人奈何當吾世而失
之無何公晉大中丞節鎮吳中萱始徙官版部幸
時時佐大司農獲讀公條上三吳便宜前後諸疏

益私心嚮往不得當也間者滸墅以瓜期請故事
需次遣行萱獨最後大司農過聽謂無以易萱也
越次遣之此垢膩之區鬼蜮之穴有志者皆思褻
而避嶺外人居鮮三穴行非百足且老公車袖短
舞掛能無良朋之畏然心口相語此非懷魯先生
之宇下耶昔人從軍但問所從誰萱今所從則懷
魯先生也遂束裝然公適以奏最聞台衡時且
多虛席於是朝論咸謂聖天子且急召公三吳
不得復借公何物關吏其能以鞭弭從也論四月
受事則溫綸且褒寵公且久任公矣倚鏡笑
哉聖天子明見萬里豈惟吳之父老子第實嘉
賴焉夫吳之分鎮也自章皇帝始其奉璽書
以節鎮也自周文襄公始此非公家之明德耶文
襄公鎮吳二十有二年至登八座爲大司農而節
鉞猶在吳也今聖天子復以吳久任公得無望
公以文襄之業而大有造於吳耶然文襄烏可以
望公也章皇帝時以公爲文襄易而以文襄居
今日則難居今日而公能爲文襄則又難它置勿

論萱所覩記顧文僖嘗言文襄矣僅與劉晏韓滉
輩同科此善理財手耳彭惠安贊之亦曰撫綏南
服國計以豐夫爲 聖天子重臣而南服實賜履
焉豈區區一理財已耶夫文襄鎮吳二十有二年
公鎮吳甫三年近其功見能效且已舉文襄勤勞
二十餘年者掩而上之設文襄爲今日之公且令
文襄爲公至二十餘年之久亦復能遠過公之三
年否耶小人何知饗其利者爲仁義今三吳且以
災沴告矣東南半壁空爲大澤呼鞠鞠而歌匏葉
者轉徙溝壑文襄初鎮兵亦嘗遭之外郡邑倉廩
實一切徵發皆獲便宜無釜鬲亦無覓跋能傾左
藏以購糴於荆襄虔粵閩而米鋪地之謠起焉故
彭鳳儀曰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此亦 章皇帝時
文襄饒爲之而今如何也然濕雲壓城至隄月公
一露禱則屏翳却步卽左藏如洗且多方購募巨
室素封相應如響市粟不騰萬室之突黔且寸輒
復披瀝悃誠爲 聖天子開說利病蠲逋賦輟新
征留諸權稅畝稅及諸司贖緩大都壹稟文襄而

西園存稿 卷之十九
纖悉指掌慘怛溢牘至今讀者感泣於是父老子
弟相率籲天吾吳何幸乃有兩周公也豈 聖天
子能逆覩於天行之數故復 褒留公爲吳父老
子弟請命耶是公留一日卽能爲 聖天子追東
南一日之憂洪河餘潤福曜餘輝卽關吏征商之
吏也有民乃有商有歲乃有民今無歲幸有公是
有民矣異日者得 藉手佐大司農以仰副 璽
書出納無害關吏卽遠慮乎然一日在公宇下卽

一日之千載也業已移書湯謝諸君子二十年跋

依之想可幸不虛故是役也上爲 聖天子賀東
南重臣文襄之後復有文襄也下爲吳父老子弟
賀英之司命始始終終一文襄也還而自賀中養
不中才養不才私淑一文襄而又執鞭一文襄也
公其忍鄙夷之而不爲一肯耶時陰霾迅掃杲
日長懸市粟不翔溝瘠立起關吏不文敢忘載筆
遂爲詮次以俟觀風謹賀

送郡侯桂南李公歸南寧序

代

夫今之士若李先生者豈不誠難乎哉先生西粵人白少束髮對公車輒崛起西粵以循吏高第入諸曹爲郎佐大司農事以皇父憂復補司農郎大司農無不人人稱李郎萬里才也故有惠州之命時某太夫人春秋高先生不得以家養遂奉太夫人東之惠州居二年不佞始受命從楚來不佞無能爲役幸得佐李先生下風則私心竊慕之先生亦習知不佞時時爲道太夫人事云太夫人雖八

十乎尚健步而先生青鬢子專城萬里諸膝下無
不得爲太夫人懽者忽一日太夫人感朕謂孺
子無以妾爲念妾之木拱矣妾將西乃携諸孫歸
時先生輒計與太夫人俱而屬有大政不得請先
生於是日夜悲號廢寢食者久之遂以病聞時不
佞以篆之博羅先生亟馳召謂不穀去矣方寸已
亂願乞骸骨避賢者路且聖天子不一臣某太夫
人僅一子幸爲不穀謝諸長者不穀去矣不佞卽
進問病狀與所以去而先生則終不欲言病狀與
所以去也諸童僕業已束圖書心搖搖如懸旌矣
於是國中諸父老子弟與吏若胥攀門泣願少緩
須臾而如弗聞也者諸邑長佐轄布堂下弗忍別
而如弗聞也者一時監司臺部諸長者交檄馳國
中以留李大夫而如弗聞也者嗟夫先生豈不誠
難哉夫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
去年及去疾去先生誠非疾矣一出而爲循吏爲
賢曹郎爲良二千石而道合而計行而官稱者也
况當艾服政竟以某太夫人之養而棄二千石如

脫屣豈不誠難者哉然不佞則竊有幸焉古有天子用才而不使餘者莫如周士爲人主用而不有餘者亦莫如周故七十始致事又曰者指使蓋誘之畢命而後已時雖孝子不得有其父母及其衰經營四方之士有慕乎偃息在牀者不敢歸且以嘉我未老爲解蓋至于不遑將母之詩益可閱已明興不爲一切以盡士用士亦因緣獲徇其私疾有告親老有養故士重君則與進重親則與退今先生歸奉夫人日三商起問夫人美寢諸孫報采

白無恙卽牽黃犬上羅秀昆侖諸山以甘隴供夫人餘年而先生亦自謂雖加一日可也視周時諸人士賦祈父者得先生不恍然自失耶先生其亦幸而仕于明者也或者曰不然也夫士何常之有急在親則親重急在君則君重明興以周道致治求賢如渴宵旰之上惟恐士弗竟用而與我共此者又在良二千石藉令今士皆李先生則今日去一二千石明日去一二千石謂國家何方今南北時有緩急正王事靡盬之秋一旦念舊臣求忠于

西園存稿 卷之九
孝令縣官下尺一問李先生漢王遵事則某太夫人亦不得而有矣先生幸毋謂天子不一臣夫人僅一子也

賀潮守徐公奏最序

代作

徐公守潮蓋三年于茲矣今年冬當報政有成兩臺使署公上考奏之天下治平第一應察舉爲公卿唯潮實徼海最繁鉅非可借才任乃相與疏留公而請晉公爵因以晉公之父若母於前爵而示明天子重外推恩至意於是公之父曰王政公者晉爲中憲大夫如公官太夫人某孺人晉爲恭人甚盛典也時不佞某杖節西陲不獲從枌梓間相與擊壤蓋徘徊瞻望者久之今公之佐若都尉

莊公司戶王公捕曹沈公司法王公走數千里介
幣屬不佞謂不佞子民也而又於公爲同籍實如
公請一言以爲公賀夫五嶺而南列郡維十潮帶
控閩駱衿連溟海非所稱多事之國哉然其民村
愿篤於行而易爲治則自古記之當事者徃徃鄙
夷其民旣不能樂與更始不則新進少年遇事風
生而好爲鷲擊武健敢行之吏其所能接遠而立
度量以誥下之此何異於扞弓召鳥捫椀狎犬也
懿爍哉二百餘年而後乃有我徐公公故郢中名
家子明經術成進士其以吏治興蓋習固然故爲
令令名爲諸曹卽諸曹卽名爲二千石二千石名
別歷中外凡二十餘年此豈與少年喜進者同堂
語乎故公之守潮夜而謀之枕席詰朝而布之堂
阜不竟日而達之間閭猶之乎白圭之趨時無遺
筭也他不具論卽郡故饒穀粟蓋甌駱實外府焉
故事一通貿易則官譏其出而權其直以入不過
爲一時權宜之利久之官入其一而伍伯者倍入
其二是一官受其名奸受其實民與商交病非一朝

夕矣公一切報罷日所利幾何何至與伍伯輩共此民也往時郡有所捕逮故遣一胥則挾數胥以前緣縣胥爲導度事輕重責賄緩急之甚或揚揚滿縣庭奴辱椽史與長吏抗無所忌公至則剡木爲檄檄止一胥檄往則胥始往不檄不胥也於是民知有檄而不知有胥諸邑長吏亦爭効公指於檄而不必爭効公指於胥故檄朝下逮者夕至民不擾而事理矣俗訟輒根株連沿之日月倚藉貴勢爲之下上其爭當事者簿書猥瑣左右史復得

緣飾爲奸顧又一切以枉後惠文彈治之於是園上多痕瘡指愴相枕夜哭矣公故郎大司寇以明允稱至則鈎故逆距日剖分數十牒參之以比故五之以協虛隱伏無不皦著若青災適爾則立叱去不足以溷我犴狴左右史抱成牘屏息而已漢宣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耳今公之治行吏僕未易悉而此其大者所稱政平訟理非耶然公豁達大度有古大臣斷斷之風其守

潮三年淹矣治効明著卽漢宣時黃次公諸人胡
能爲役而公又推誠善與人治軍旅則問都尉治
溝洫計租庸則問司戶治盜賊則問捕曹平獄訟
則問司法公第端莊靜一以示之標垂紳堂皇受
成事腕有未當則曲以暢其旨俾日竭其蹶以自
赴於公而無厭蓋三年如一日也不佞因憶黃次
公著功名於潁川甚徹及登用爲相顧少損班孟
堅號稱良史求其故而不得今跡次公所爲治潁
川者特沾沾自用耳米鹽靡密咸精力推行之至
舉道傍攫肉以懣伏其下此可與論相天下哉且
次公僅以其身顯被璽書褒寵一時而已而次公
原本其所生卒不少槩見又何不幸也以公之治
平過次公遠甚 國家誠一旦循漢宣故事急召
用公公之所以顯庸其親以華袞其名者烏可量
哉然是役也 明天子嘉惠我公故嘉惠我公之
所生以示重吏至意則亦以嘉惠我潮故嘉惠我
潮之所生以晉錫我公而示重民至意則二三大
夫之儼然有命也毋亦以我潮人之懽心靈承

西園存稿 卷之十九
明天子之休命而無忝所生者唯公以我潮人之
懼心揄揚明德而無忝於潮人之所生者唯二三
大夫獨以飲水思源卽二三大夫不進而命之亦
當與里中父老子弟擊壤而歌耳今旣聞命矣敢
辭其陋若曰公固舉同籍宦同業而阿私所好也
則亦何說之辭

又代作

余旣得請謝客珠崖之上不復敢聞天下事矣然
家故濱海於凡濱海之郡國守相則休戚關焉往

歲島夷之不諱而欲以一矢相加遺濱海者其何
日之與有獨計其內訌也勢不得越越而汎於閩
又不得越閩而汎於粵卽汎粵又不得越潮而南
誠於潮而得賢有司與良將帥以宣 聖天子威
靈則五嶺之間高枕矣日者天誘彝衷卒不敢一
矢有加于我雖 聖天子威靈實然是役也戶牖
五嶺則以我潮居者有徐公而行者有江公云時
徐公業居潮三載癸巳歲乃以最聞都御史臺御
史臺上其最 聖天子璽書褒寵之加秩而又推

西園存稿 卷之十九
恩其所自生於是復官公之父曰王政公如公官而毋姚太夫人暨公之配陳夫人與胡夫人秩皆視公余生也僻不得受塵爲民一望徐公顏色而於江公則嘗有僑札之好數相聞也今一旦介幣走數百里而問言于余實以徐公之賀來余雖不敏敢以固辭江公之言曰應龍以罪起行間入朝且一年所然每惴惴于旦夕而幸脫于馬革以無至隕越豈應龍之能及部士之力哉所賴於居者卽我徐公之功居多也往公之居潮也先應龍二年而至時海波不揚公一切以循良噢咻之故治半爲大下第一其詳具都御史臺御史臺疏中逮應龍至潮則烏爨閔然闌入朝鮮我豈之編扣天而北其餘波未屬厭也公謂應龍酋白率數萬衆囂擾朝鮮其志豈鬱鬱居一海上彈丸哉第勢故不得越浙與閩而訐我潮然未雨綢繆則司戶庸者責也不有行者謂予民以敵何不有居者謂以卒與敵何於是行任應龍而公自任居內諧輯其民而外討其軍實百金之士能陷堅矣而枵腹

者幾何人所不枵腹而可以廩者幾何歲也弓蓐
之張刀劍之鐔鉞殘之繫其厲何若其宜除而不
除者故何比旌旗繭石布谷何在犀甲練袍幾何
被若夫地圖環轅之險可以絕道阨關設伏以禪
金湯鉤盡藏公若一一燭照而縷析之不佞龍實
拱手而受成事以故甲不必釋於纍兵不必解於
戮駒不難韜而海波晏然矣公故豁達有古大臣
風休休不爲城府而於人之片長隻善真若已有
之是以一時諸長吏無不人人爭自被濯以自效

其所長而至於敗革屑木澂渤之細無所遺棄不
佞應龍其一也今 聖天子嘉念公治狀且不忘
公之所自生龍章青赫震耀一時不佞應龍在公
宇下而敢忘公之所自生不微福一言以爲公賀
哉余遂進其使而語之曰有是哉徐公之居潮也
豈將軍一人實式靈焉今天下不日稱多事乎哉
其患在於縉紳介冑士不能持衡而相爲用故四
封之裔陽寄命於介冑而陰操權於縉紳者何限
也夫操願頹擊指腕豈不家孫吳而人頗牧至以

一障尺刃畀之則介冑士嘗得以窺其後然故善
護短而媚嫉人平居無事輒覲天而延介冑罄折
唯唯惟謹一言不相當輒訶刺隨之一起而在行
間則先責效而後假權緩議功而急議過議過則
常見人議功則常見已何惟天下不日多事也今
以將軍所聞於徐公狀至著其曉暢軍事卽孫吳
頗牧當爲薦行而又休休有容能任人而不自任
語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非虛語也故漢有高平
任計營平方畧而振旅唐有晉國視師沛國專制
而成功 聖天子誠一 旦晉公爲高平晉國之臣
而任將軍以營平沛國之事則何至日鯁鯁然北
往由南往爨哉余耄矣不能具橐鞬以從二公之
後唯是老朽得保牖下以自託於擊壤之民則於
二公有榮施焉故唯論欽江公之所爲自附於公
者以爲公賀若其他卓欽則 聖天子之絲綸具
在臣某何敢贅焉

賀惠守林公奏最序

代作

惠與潮蓋兄弟之國也。雖兩國者師帥同受成同
其善敗失得亦鮮有不同者。唯潮極嶺之東徧而
惠於行省乃錯壤而近。故潮之吏或有事於都御
史臺御史臺若監司歲時之役則惠常儼然爲東
道主無論屏屨之供行李之困乏實大有造於潮
卽都御史臺御史臺若監司欲有所攝於惠則以
潮之吏吏於惠者十八九也。然自守相而下唯司
理之吏爲最劇。故潮之吏所望於惠之守若相以

師帥之而受其成使之安其職有善而無敗有得而無失亦唯司理之吏爲最劇不佞之被命司理潮也誠有天幸而我徐公實鎮撫之蓋未踰月輒以故事脩謁於都御史臺御史臺若監司而假道於惠則又誠有天幸而我林公實鎮撫之不佞循陞而進則私心實嚮往焉然又未嘗不顧影自卻恐不得當也公以名進士青鬢結銅虎符專城數千里而神明照映處若霜臺籠日英英可蔭千人不佞以一楚僮父得承下風豈不形穢然公故豁達去哇吟披襟瀝襟輒傾蓋亟收之杯酒綢繆驩若半生而又爲條析指畫若發矇振聵然私心又未嘗不退而自語何幸有我徐公入而鎮撫於內又何幸有我公出而鎮撫於外也無何則承乏而構惠江防遂得從公遊而在宇下爲惠吏者兩踰月又無何而直指使者按行部復以不佞隨公司理廖大夫共跡讞事復得從公遊而在宇下爲惠吏者復兩逾月蓋不滿一載而不佞以潮之吏理潮東身歸命於我徐公者十二三以潮之吏理惠

束身歸命於我公者十六七矣不佞誠有天幸得
我公與我徐公左提而右挈之異日者卽不敢自
謂少有效涓滴可以仰副與否然上可以自逭於
當事者之責下可以躡塵於丘陳諸大夫之後而
中可以歸報我徐公以無遺下執事之羞則秋毫
皆公力也嗚呼感恩易知已難自古嘆之不佞何
似乃啣得於公哉豈子輿氏所稱樂有賢父兄故
中養不中材養不材者耶然公且報政有成矣部
使者請留雖亟而 聖天子方虛席於上賢宰相

復推轂於下端揆槐棘將在旦夕眷此東人豈復

能終借公不佞短袖拙舞縮頭寒嘶唯有加額雲
霄而已是役也在公宇下者皆有如椽之言以徼
福於記室某雖不敏敢有差池第公之德政在東
人公之勲伐在部使者不佞何能贊一詞今唯粗
述其梗槩以彰明公所爲提挈至意與不佞區區
冀少有効涓滴之私云爾時諸大夫聞之日惠與
潮兄弟之國也人故樂有賢父兄豈唯子不佞遂
再拜而退因介墨卿從諸大夫之後以徼福於記

贈吳少武遊戎叅閩南閩序

余幼蓋愛左氏春秋每至於列國兵爭兩軍對壘之際不覺耳後風生輒慨然有封狼君胥赭瀚海之想萬分一起而應 明天子拊髀之求當不令其伸升咄咄笑人故先臣雖以儒起家屈首而講委蛇之業非其好也誠不能奪獵涓副車獨不能制吾家子房帷幄中半席乎然束髮而遊海內惟昔者余友戚少保元敬可聞此言而少保乃數為言轉戰南北逾三十年然猶有老驥伏櫪之嘆北

何也豈天下安注意相耶故少保卒垂翅於嶺南
不復振余嘗爲低回者久之

不意今日乃復得吳將
軍余於吳將軍無半面之雅然友人周元孚嘗以
符璽卽視師西夏實疏薦將軍夫元孚信人也其
所舉士必信私心實嚮往之復有天幸叅潮闖曰
江將軍者千里神交蓋有古名將折節賢士大夫
之風焉一日乃走幣而問言於余吳將軍叅閩閩
南顧子一言以介行李余再拜唯唯余固不能當

余之世而失吳將軍然以余所聞而卒業諸幕府
所爲列上吳將軍狀及拓林去思謨述又何惟於
戚少保老驥伏櫪之嘆也是役也余方爲吳將軍
置憾乃爲吳將軍置賀耶晉之將卻縠也曰悅禮
樂敦詩書已耳未嘗授之一陣分之一隊謀功累
能也漢高帝旣得關中馬上有人矣淮陰纔出胯
下爲項氏逋臣濰水之捷垓下之追未嘗立奏蕭
鄴侯卽能得士亦豈歷試之者而竟挈一大將昇
之不復問帝固曰善將將此豈英雄欺人語哉夫

英將軍起在行間二十餘年自魯一本之役以迄
于今所爲舉旗斬將功立而能効可屈指數矣推
較者自熊中丞而下若而人又非僅如蕭鄴侯國
士無雙一言而止也何遲回濡滯二十餘年僅參
閩崗雖然余固爲將軍安之也韓公子有言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間者西事之不然勃氏父子
耳卽烏合而豕突者不滿百人環勃氏者固左袒
也吳將軍而用僅費尺組而已何至自示弱而張
皇懸賞鯁鯁然以萬戶千金募士士卒未有應者

所養之謂何遂令一二窺瞰之臣得以藉手而振
於其色也將謂國有人耶烏寇踐躡我屬國目中
豈復有我我乃翱翔數萬之衆兩年於海上至不
敢以一矢相加遺宗廟之靈宋司馬者起而在事
平壤破而寇魄奪矣肉食輩乃媒孽之使引疾去
甲起而議封乙起而議貢洋洋自謂可僥倖十年
無事夫養士欲以何爲至以人國僥倖哉時眎師
者實余友人劉玄子其人能得士不減蕭鄴侯豈
其言亦有不用而其知亦有所不舉耶嗚呼世承

平又右縉紳而左介冑白面之儒黃口之監一握
毛錐輒計日而都通顯蒙犯霜露披山赭海出萬
死一生以覲尺寸而文墨議論又求多焉故在事
者不啻負鉞而行龍蛇之歌何日茂有吳將軍之
二十餘年而僅得一參闈也亦爲將軍安之也方
今四郊未靖 元孚旦夕起田間爲 聖
天子封疆之臣玄子入玉門亦當築京觀而圖麟
閣不後誠得從二公之後執爰而前問吳將軍所
爲二十年僅一參闈者二公必有以復我矣

贈劉竹庵守戎序

介冑家事權蓋縉紳筋重哉然而四封之裔又未
嘗不陽寄命於介冑故介冑之士往往不樂爲用
於是縉紳輩益得恃其重以陰操其權而天下始
奔奔多故矣余以筆札給事 禁闈日非能習鞞
鈴足非能躡行陳然從諸縉紳先平生章軍國重務
每按大司馬尺籍及以耳目所覩記如期門羽林
材官蹙張動費縣官大錢日數萬計蓋亦山積甲
而流斷鞭矣第四封間有不然輒勤 聖天子拊

弊之想而鯁鯁然動稱乏人如往者烏寇踐躪我
屬國日中豈復有我我廼翱翔十萬之衆五年海
上不敢一矢相加遺幸 聖天子神武一意議戰
皇天降鑒始奪小醜之鬼而後東海之波不揚三
韓獲再造焉是介冑之士不爲用而天廼爲之用
又何怪乎縉紳輩不恃重而陰操權也乃今所聞
於灣城守戎肖庵劉君則有大不然者劉君故稱
海濱自其微時嘗以舍人子受事薊鎮纔若干年
而能從別校中鶴起而守戎灣城此其人豈公議
縉紳得陰操權以輕重者耶余於劉君未及傾蓋
而心其腹中甲兵何狀而中常侍張君仰吾者劉
君姻友也爲余術劉君所爲積功累能其狀甚悉
壯哉劉君余因念今縉紳輩重而介冑輩輕無
亦乳口之兒統磅之夫自失其所爲重槁櫟闕刃
外強中乾以攘臂則先登以授綬則後却以染指
則餽爲以投醪則因斫壯氣耗於上夜英風折於
纒趨縈附雅歌無裨緩急於是白面儒生始得以
窺其短睨而延之一言不相當輒以刺訶隨矣夫

西園存粹 卷之十九
君勉之 聖天子神武在御每飯意未嘗不在疆
圉而今縉紳輩常陰操權以觴輕介胄必不其然
且灣城雖彈丸乎北護君庸有 陵寢在扼漕綱
上游爲京師咽喉重地而介然一幕府當之在事
者不他畀而畀劉君異日者仗鉞登壇取黃金如
斗大爲 聖天子東戡西備介縉紳輩毋得獨操
其權而陰爲觴重則自劉君始矣張君於是輟然
進曰敢不唯命是聽遂書以貽而張之壁

續東將軍攝篆碣石衛序

余外望父益故大將軍王雲涯公云雲涯公以百
夫之長起家平海爲隆萬間東南名將余故不及
事王大將軍然偏裨而下爲百夫長者若而人千
夫長者若而人非其中表則外姻余故得而熟識
之求其能鵠起以分王將軍之席者指不再屈久
之乃得鎮東李將軍將軍家碣石去平海二百里
而近亦將藪也余嘗往來王將軍家取道白雲將
軍方眎師白雲亦以王大將軍舊好具雞黍相勞

苦驩甚將軍性沉毅多智善拊循士卒投醪挾纊所至輒令旌旗改色而又折節賢士大夫衿佩之子固半在門也余因竊嘆王大將軍其再出乎今別且十年去而將軍猶然一萬夫長間者東西二役正壯士所爲不介馬而馳者然竟無人乎能以一向授將軍俾效尺寸此何也歲庚子余幸得請就子舍從今叅戎胡君龍陽得將軍綰篆碣石諸善狀非一余戟手而進公亦聞王大將軍之起平泐乎渥注之產必千里急之勿失無何庠友劉

君鍾嶽何君映我復走贄數百里授簡於余李將軍嘗以大司馬上賞綰衛篆矣楊宗伯者聞人也不惜一言睨之將軍且不朽今五載滿大司馬復以上賞授將軍俾綰篆碣石如故子爲聖天子筆札之臣於將軍又交最驩也柰何惜一言以後於楊宗伯余謝不敏因念往來婦家故好稱說王大將軍徃事不能不屬意將軍請頌言而無誅可乎此一時也卽王將軍而在亦且負戈而嘆龍蛇何者武之不右甚矣東西之役非不有褻足離疏

而取將印者我知之矣夫謬爲恭敬以婚車上少年則將軍有所不可馳重裝以北而求速化則將軍有所不爲夫是二者皆必取辦吾部伍則將軍有所不忍乃欲與某子甲者分席而坐以庶幾王大將軍之烈不亦難乎然是賀也余猶爲將軍喜動顏色夫武之不右抑又甚矣裹足離疏而取將印者往往以善來卒不獲以善去久之成故事濶節者飭以爲汗嚴馭者飭以爲酷強有立者飭以爲踳扈守令李官之饋晨入戟門而臺使者白簡

夕上矣白簡晨上之大司馬而又報罷矣以余從西督屬諸樞府所報上大將偏裨而下歲幾數千百人不善去者十恒居七八於不善去而果爲不善者十不能二三今將軍僻在海濱上無與援下無離附卒能以文無害兩膺大司馬上賞數綰衛策善始善終十年如一日也何修而得此哉將軍勉之 聖天子神武東西業已救寧然成師而出受賑而入者其人固粵產也 國家多故尚有外懼以爲內憂王將軍之烈儼然在望異日者拊髀

之求豈異人任第能俾海濱一彈丸地王李二世
胄稱爲東南將藪以不負余言豈不與有榮施哉
諸君子幸爲將軍更進一觴燕然之銘尚期露門
博士濡筆以待

徐見可觀察入賀序

歲以爲常 聖天子萬壽之辰諸行省文武大吏
各率其職走一人虎拜闕下祝萬萬壽歲庚戌我
南海則九瀛徐公以觀察嶺東徃維時循之守若
相胡公某施公某帥諸邑長吏走幣徵言爲公較
乃以屬秘史萱若非公之文字交而國士遇乎請
授簡余不獲辭主臣公千古之宗匠也卽常以文
字臭味我第一得公鳩茲集梓行之輒筆研自焚
大咋指康瓠自寶幾畢一生今乃知商之爲彝周

之爲鼎也故還里以來數請間相與揚於千古終不敢以文字謁公然諸大夫命之矣余按古人臣祝君一飯不忘絕未聞有祝其君以生日者三代逃矣唐家朝會及大慶賀諸禮制較古最備惟韋綬之議不行我高皇帝五年萬壽令節丞相汪公廣洋具儀請議如韋綬報罷十有三季丞相李公善長率百官復累請之乃許列聖率由令甲具在夫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何必於生日何必不於生日余竊念於省是役也數從諸劔履之後

獲觀厥成

紫禁在天赤墀在地萬靈畢集集於

莽蒼

聖天子游虛合漠休息乎無爲中不稱嚴

外不告辦諸行省文武大吏止奉一赫蹄俯躬端笏呼嵩者三告成事退矣輟者曰公之行也蓋亦歲事之常乎秘史否否是在江漢之章矣諸行省文武大吏以爲常我徐公以南海往烏得而常諸請對以臆古人臣善祝其君無隄尹吉甫詳哉其言也文德矢矣四國乃洽而釐爾圭瓚秬鬯亦曰必文之人文之爲國家重如此第疆理必至於南

海而後告成豈南海故朱鳥墟其象文明南海旣至文德乃昭乎公文人也守南海而守名監南海而監名文之德孰大於是以是告成煌煌圭瓚沉沉秬鬯知其非他必我徐公是釐也公之行也烏得而常諸於是諸大夫舉手加額 皇帝千萬歲臣拜執金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秘史唯唯 明興以土德王土生於戊盛於戊戌从戊从一一土也土之數五 皇上御極土盛者凡四上理未登僅一簣耳臣竊恥之今歲在庚戌矣庚之爲言更

也鳴驚人而蜚冲天千載一時乎較者曰古人臣覲君必載贄今徃代之壽尊不復設故五玉三帛不復載 天顏有喜臣不敢知者二十有二年今茲之役於歲爲庚 聖德先天 聖業後天萬分一而幡然其興儼然臨軒以渙德音若漢家之主詰敷奏於明廷子大夫固南海之翰屏能無一言爲贄以自旌乎夫循南海之東徧也其土瘠其民窳其產之廉不足以供歲之飭彼虎而餒者狼而狠者狐而城鼠而社者且斨斨歺日血其牙於蜚

鴻鋌鹿之上故晝之庭常詔夜之戶常閉我生之後其然矣自公守循又觀察循則臥犬生鼈抱關寢柝四封露積民以不爭 皇上而誠樂與天下更始乎第一稱萬年之觴具臣而在幸無以南海爲念然臣則復有贊焉間者大司馬叫閤借箸得無以今茲之歲 世皇帝嘗一怒乎夫四郊多壘非 皇上之辱也壘不於郊而于廷臣竊恥之故烽火達甘泉漢文帝不以貶治惟大橫庚庚夏啓以究乃稱宗焉 皇上而誠樂與天下更始乎第

日舉萬年之觴具臣而在小羣漢矣廷且不壘郊於何有故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爭則不寧不寧胡壽穆如吉甫善祝也亦善規也臣以是贊諸大夫其謂之何於是諸大夫復舉手加額美哉贊矣五王三帛又何加焉第四方旣平而戎功肇敏自北之南也公之入也王國庶定矣章章戎功其自南而北乎語有之自北之南厥章是含自南而北文乃無射敢告秘史請續穆如之筆以俟異日遂相與詮次之登之文錦以侈於祖輶之側

別郡侯拱柱胡公暨還溫陵序

今上三十有九年兩都復大計吏我大父胡公以南計曹爲同舍郎所構中考功令解郡去時萱亦以典權無狀罷斥驛書一至公輒迎謂萱吾二人者得無同病相憐耶於是三老踣庶人忝諸文學弟子哈相愕瞪相眎也而諸鄉大夫輩咸號號然喟喟然轉相驚詫公無罪而去矣安所得公再起而來乎亦聚首而迎謂萱雅爲公所知者宜一言別公必有以當公也同病之憐請畢其說萱謝

否否是役也公何病焉無妄之災勿藥有喜病之
在萱則非鬼非食司命誰何惟公知我惟公愛我
故惟公憐我耳病胡能同病胡能同第憶公權越
時萱亦權吳昔人仕宦必居無競夫權競地也撫
今追昔揣本齊末輿論爲功吏議爲罪萱則已矣
公之中也以吏議乎以輿論乎間者長安故人數
以書來子之病棘矣梁溪激矢常發五犯就李疾
雷快於一擊公不羅此其中公何也嗟嗟此已往
事公絕口不復談萱固不敢借公於口以自解亦
不敢以口借公爲公解諸鄉大夫復聚首而迎謂
萱知公惟子愛公亦惟子今公行矣子其識之小
人何知饗其利者爲仁義夫惠亦一望郡也數十
年來幾不可爲郡公甫下車利卽一亦舉弊卽一
亦去十城四境煥然一新載諸口碑他勿具論朝
得驛書夕謝郡事卽早魃爲虐亦異人任之公乃
憂見顏色守解郡耳忍解民乎遂出暴烈日下食
蔬衣布徒步稽首禱於山川徧於羣望二三父老
子弟蟻附蜂擁號顛動地公則禱雨而民則禱公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也不一日雨輒隨車童謠于市公哀民淚如雨天
貺公用如注公莫哀早不災天眼開公再來嗟嗟
公之德能格穹蒼而不能格萋菲考功之令能奪
公以人其亦能奪公以天乎人能奪公以去天不
能奪公以來乎萱則迎謂諸鄉大夫敬聞命矣然
公居常語萱頭顱可知風塵如許滔滔皆是悠悠
胡爲故萱居常亦竊儀公此非公之言也歐陽文
忠守穎日一旦喟然安得被罪以去今公之去且
無罪矣則又語萱乃公一身耳嘗以令譴豈堪復
以守譴耶造化小兒柰何久溷乃公也嗟嗟青山
得去且歸去官爵有來還自來昔人非與於是諸
鄉大夫咸聚首飲泣觴公之行諸父老子弟復蟻
附蜂擁號顛動地人人潜然被面也公無意於世
天能無意於公平公笑而不荅乃公知若若不知
乃公矣然乃公寢寐中亦胡能一日去若耶於是
諸鄉大夫及諸父老子弟遂相率以尸祝公復迎
謂萱子其識之遂識之以爲公別

賀鄧敬軒明府奏最入覲序

余嘗遊公里人喻邦相觀察而知次公學士之賢也上第二十餘年竟以太夫人一日之養依依于舍有郎中令洗牖厠風至數勤 明詔堅卧不忍去蓋心異之矣間又爲言學士公家世以孝著聞云而公實難第時公方以司教有聲於閩藉甚縣官亟欲得吏材而又亟材公公遂推擇爲令然又亟念公故以孝著聞而學士公方且奉太夫人居里中唯謹請以便道省覲假公嶺南則少冢宰今

相國金華趙公觀察嶺南時問俗羅浮乃署曰博
羅君子之邑也最宜公於是公令博羅先是令
某弗習爲吏罷去攝令相繼至一切耽耽卒用焚
亂不治而博羅乃妄得難治名公方除目爲博羅
令諸父老子弟輒引領西望公非家世以孝聞學
士公所稱難第者耶則公實生我庶幾洗我難治
名矣公復依依子舍不忍去顧太夫人則色喜曰
兒今幸爲民父母矣雖然毋使若愧於我若邑之
民若赤子也爲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毋使我憾

於爲若毋於我足矣公再拜請受教故其治獨以
寬和爲名好先行教化而後誅罰公之言曰不穀
亦豈習爲吏者第以家命邑以子命民而以太夫
人自命精神呼吸之與屬痛癢疾苦之與其如是
而已邑故多逋賦大都出入奸胥貴勢家得因緣
爲奸間者公會計則手自出入傍搜諸匿伏毫髮
立見蓋隄年始就版人更授一牒都其凡曰戶由
十年之計倚辦片紙卽五尺童莫欺矣公精識內
敏饒給計畫民徃徃苦盜洪溪者以枝擊聞公檄

其銳十餘人爲干擲私餉之授以方畧十餘人者亦爭自效命赴警如響盜皆逃他邑去曰此天兵也聞者謂公以十人之力爲三軍之師矣所聽訟卽悉兩造得情猶不厭數四比詳與人語次尋繹扶不過五輒愀然不樂能竟日不扶一人而後喜可知也每眎獄市則欲下車而泣以餼餼之卽死死法耳忍其殼殼死於我刑也若有熒然而嫗者輒復念太夫人不休此亦人母也卽以罪至輒舍去其仁孝類如此然致行法則貴勢不避獨能令人

常有不盡之情其大指教尚清靜喜與民休息卧內有斷垣幾不蔽風雨久之無所改作曰柰何役民顧又時時以身勞民新學宮濬拓榕溪改築太平橋諸大役輒矻矻不遺餘力煥然改觀矣喻按察嘗移書謂公四年專城不爲太夫人甘麤具而計日受奉至垂橐而散之能無以邑易家乎公咲而不荅蓋公家世尤以清白著聞兄弟通顯二十餘年所治產無毫髮益且日減也公復以冰蘖自喜署中皜然若秋水數爲余言廉所以律已而亦

可以律人人不以廉至是已不以廉往也故君邑
四年粒鏹尺縷不敢窺其左轂嗚呼世皆誦說楊
東萊之郤昌邑令謂令不知故人夫故人亦胡然
致令不知耶設昌邑而當公之世則十斤之金何
敢懷焉公故儉約所饋將不過算器食一切不以
煩吏民卽大府按部及他貴游客亦無敢以饒望
公然諸大府貴人更嚴重公得公一言無不遜謝
之者蓋公所爲政務在培植單赤以下其術近民
而遠于上然獨可以歲計故邑卒用大治民卒用
相忘于治其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是以良
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言之今公旣報政當上天
官而歲復大計吏公遂以質成行於是良士大夫
草莽之臣凡五十有四人主進戒言再拜而祖於
郊謂張子實習公請以張子行爵雖然天誠有意
博羅庶幾得再借公博羅幸哉張子頓首公故明
詩請以詩進可乎宜大夫士庶邦國是有旣多受
祉黃髮兒齒夫頌魯侯燕喜而繼之以壽毋君子
曰善頌夫吾儕之迫欲得公也甚於公之迫欲得

西園存稿 卷之十九
太夫人也今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公又日夜
念太夫人不休自今而始願太夫人食益進使吾
儕得長有公而事之則闕宮之頌具在云爾公誠
以余言登堂上壽問學士公子舍無恙然後轉語
邢相觀察令固以邑易家然仲所就孰與令多也
觀察能無啞然失笑乎嗔曰飲水思源余固爲讓
次之以竊附於魯人頌闕宮者如此若其彰明較
著載在口碑則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言之矣

賀和平孫明府奏最序

余自計偕取道凌江橫圃之間知橫圃有印池孫
先生文章吏事當代無兩嘗一再仕輒棄去復數
從橫圃諸人士游又得先生有佳公子翩翩文筆
而今和平侯其季也然南北往來僅信宿不及一
晤先生及所稱佳公子者獨新詞妙翰一時大噪
余獲寓日焉是父是子難弟難兄萃於一堂蔚爲
國寶豈地文足徵南戒逶邈蟠爲大庾厥有孫氏
耶歲已酉余歸自吳門竊光鄰壁非一朝夕顧日

侍于舍不能掃門以請侯乃不遠數百里割計日俸及未同人齒頰過情珠璣滿楮若以張生爲可與語者蓋中心藏之一日有諸生儼然授簡者和平侯以最聞矣公千里神交也中和樂職之頌得無意乎余循墻而走然侯有命矣敢不擇言余幸登朝未司民社然橐筆西省每得司馬門所上循良諸最牘大都國楹之孚甲第之渠相望纍纍不則名城壯邑居其十九耳及採之鄉校播之道路而名實刺繆亦十之九也第能恣吸吮以工繭絲

肆漁獵以飾厨傳傾筐篋以餽臺司忍草菅以悅巨室廣耳目以防潯川而乃公之事畢矣和平之隸於循也斬蓬程驅不若葦蕩萎蓋爲日幾何其服襖襜者若而人束金矢者若而人出塗藏市者若而人曾不能它邑之一也余嘗過之公庭沆如井牧沕如歲事之不易蜚鴻鋌鹿歛如也即欲工繭絲飾厨傳餽臺司悅巨室防潯川亦何所藉手以自愉快乎而侯且教竒屈首里選不獲與國楹甲第鞏頡頏行間蓋中朝人士所目爲孤孽也一

且最聞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乎余跼伏林莽不知當事者爲侯上最何狀間者直指王公按行部至欲徒侯以令海豐夫海豐壯邑而王公真御史也觀察史公亦數爲余言十城之令唯和平不媿科名耳其推轂侯類如此於是和平之三老子第提携涕泣控詞臥轍惟恐海豐借侯以去若孩提之去慈母也侯何以得此於臺司又何以得此於三老子第哉夫驛驢駟不難康莊之奔軼而難蟻封之盤旋余讀史至長沙定王之張袖小舉也

心竊陋之夫文公之滕一著面黑子耳願受一塵者不之齊梁秦楚而之滕也方今聖天子廣厲

吏治矧然而率祖宗之舊與民更始侯最一上

使當與開學臣宋大本諸公頡頏今昔蕞爾和平尚侯之蟻封也奔軼康莊自今日始矣諸生復儼然進曰富哉言也然印池先生棄一刺史如敝屣得無以僂耳爲蟻封乎蕞爾和平奈何侯以三年淹也則諸生過矣縣子有言善用大者不善用小善用小者亦何必不用大印池先生不欲以僂耳

而蹀千金之駿足侯且欲以和平而試萬里之絕
塵諸生之言是勝之國不必行聖人之政而國小
地狹者果不足以迴旋耶侯之大父嘗令香山矣
民到于今稱之家有縣譜非謂侯乎芝草無根醴
泉無源蓋虛語耳諸生復儼然進曰富哉言也遂
相與詮次之以爲侯賀諸生歸善諸生梁某車某
某所稱願受一塵者也

